

1942年「仁安羌之戰」始末

The Retrospect of the Battle of Yenangyaung in 1942

何世同 (Shih-tung Ho)

教授

摘 要

1942年的「仁安羌之戰」，開始於3月25日，日軍第33師團沿伊洛瓦底江北進；結束於4月20日，國軍解救仁安羌英軍脫困後，脫離戰場。論述內容包括：英軍撤向伊洛瓦底江方面、日軍第33師團沿伊洛瓦底江北進、英軍一路退卻，日軍尾隨追擊、日軍攔截英軍於仁安羌、國軍113團奉命前往援救英軍、仁安羌解救英軍脫困的戰鬥、被掩蓋的真相與被遺忘的英雄、對史林姆的評述等節。期能重建戰場景況，還原歷史。

關鍵詞：仁安羌、劉放吾、孫立人、史林姆、賓河

Abstract

On March 25th of 1942, battle of Yenangyaung began. At the same time, the 33rd Division of Imperial Japanese Army marched toward north along the Irrawaddy River. The battle was ended when Chinese Nationalist Army rescued the British force successfully in Yenangyaung on April 20 of 1942. The discussion of this paper includes the British force's retreat toward the Irrawaddy River, the 33rd Division of Imperial Japanese Army marching along Irrawaddy River, the British force's retreat while being chased by Japanese force, Japanese Army intercepting British force in Yenangyaung, the 113rd regi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Army's order to rescue British force, the covered truth and the forgotten heroes, and the observation on Lieutenant General Slim.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intends to reshape the view of Battle of Yenangyaung and to dig out the truth of the history.

Keywords: Yenangyaung Battle, Liu Fang-wu, Sun Li-jen, William Slim, Pin-Chaung

壹、前 言

1942年「中國遠征軍」在緬甸的作戰，雖然折戟沉沙，歸於失敗，但也有兩次卓越的戰場表現。一次是戴安瀾第200師堅守同古13天的「防禦戰鬥」；另一次是劉放吾新

編第38師第113團奮勇解救英軍的「攻擊戰鬥」。尤其後者，儘管參戰兵力不足1個步兵團，結果無法挽回盟軍在緬潰敗之局，然卻是主動攻擊行動，更是中國自「甲午戰爭」以降，首次在境外擊敗日本侵略主義者軍隊，解救盟軍，保存英軍在印度有生戰力的

勝仗，歷史意義格外重大。

由於抗戰勝利後不久，國民政府因內戰失敗而退到臺灣，忽略緬戰戰史的整理，又因受到一些中、外人物對真相的刻意掩蓋與扭曲，及1955年「孫立人案」之影響，致使這段歷史變得各說各話。為完整呈現本戰役的全過程與結果，本文論述之範圍，開始於日軍第33師團沿伊洛瓦底江北進，結束於國軍解救仁安羌英軍脫困，置重點於4月18、19兩日的戰鬥。期能釐清事實，重建戰場，達到還原歷史真相之目的。

貳、英軍撤向伊洛瓦底江方面

1941年12月8日，當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時，其陸軍「南方軍」亦「同步」發動「南進作戰」（或稱「南方作戰」），攻略香港、菲律賓、泰國及馬來半島。緬甸本非日軍目標，後來因為泰國問題解決，以及南進作戰出乎預料的順利，加上由此可截斷中國「滇緬公路」，進而掠取英屬印度，於是臨時決定進掠緬甸，緬甸一下子成為二戰東南亞地區的主戰場。¹

緬戰未開始前，英國在緬甸的陸軍兵力，僅有1個「英緬第1師」而已。其後為因應緬甸逐漸緊張的局勢，於1942年1月上旬，又從印度調來「英印第17師」；加上2月21日到達仰光的「裝甲第7旅」，使英緬陸軍在日軍進攻緬甸時，兵力增加到2個步兵師與1個

裝甲旅。²當時英國在殖民地的軍隊，都是由英國軍官與就地招募之士兵組成；招募緬甸人者，稱「英緬師（旅）」或「緬甸師（旅）」；招募印度人者，稱「英印師（旅）」或「印度師（旅）」。

英印第17師原由步兵第44、45、46旅組成，其中第44、45旅運送至馬來前線，後來在新加坡成了日軍的俘虜；故用在緬甸戰場者，只有師司令部和第46旅而已。但此旅也在2月23日結束的錫當(Sittang)河戰鬥中，幾乎被日軍殲滅。師長史密斯(J. G. Smith)因此被撤換，致該師已無可用兵力。因此，「英緬軍」總司令亞歷山大(Harold Alexander)遂將英澳第63旅（3月3日到達仰光，英、澳軍官、印度士兵）、英印第16旅（原屬英緬第1師）、英印第48旅（原屬英印第19師，1月31日到達仰光）編入該師，使後者仍維持3個旅的兵力。³

先是，在英印第17師尚未抵緬前，英緬第1師師司令部在同古(Taungoo)，編配有第1、2、13、16等4個步兵旅，其中第2旅駐摩爾門(Moulmein)，1月9日劃歸甫抵仰光(Yagon)、負責緬南作戰的英印第17師指揮；1月30日，該旅在日軍越過泰、緬邊境大山，占領摩爾門之前，不戰而從海上退卻。⁴英印第16旅，則於1月16日由曼德勒（瓦城，Mandalay）轉移至泰、緬邊境的考克萊克(Kawkareik)，改配於英印第17師，

1 日軍大本營之「緬甸攻略計畫案」，見：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緬甸攻略作戰》（臺北：國防部史編局，1997年6月），頁105-110、469-472。以下簡化，僅引書名。

2 有關開戰後，英國在緬甸的兵力狀況；同註1，頁24-27。另，英印第17師，是一支「訓練半成熟和不足額」的部隊；見：李德哈特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冊1（臺北：軍事譯粹社，1992年4月），頁368。

3 《緬甸攻略作戰》，頁24-26、457。

4 《緬甸攻略作戰》，頁130-133。

但在日軍進攻時，未戰而退，渡過薩爾溫江(Salween R.)，逃向摩爾門對岸的馬達班(Martaban)；⁵ 其後，該旅與英印第46旅一起參加錫當河東岸的戰鬥，遭到重創。錫當河戰鬥結束後，英印第17師緊急改編，46旅解散，以其兵員補充16與48旅。⁶ 1942年1月，英軍在緬甸增援兵力及調整部署狀況，如圖1所示（以下附圖，均為筆者根據狀況自行

繪製，並依需要，列注參考資料於圖下或注腳）。

亞歷山大又自感身兼「緬甸總司令」與「英緬軍指揮官」兩項職務，不堪負荷，乃向「英印軍」總司令魏菲爾(Archibald Wavell)提出設立「新司令部」的建議，獲得魏的批准。⁷ 3月13日，駐伊拉克的英印第10師師長史林姆(William Joseph Slim)少將，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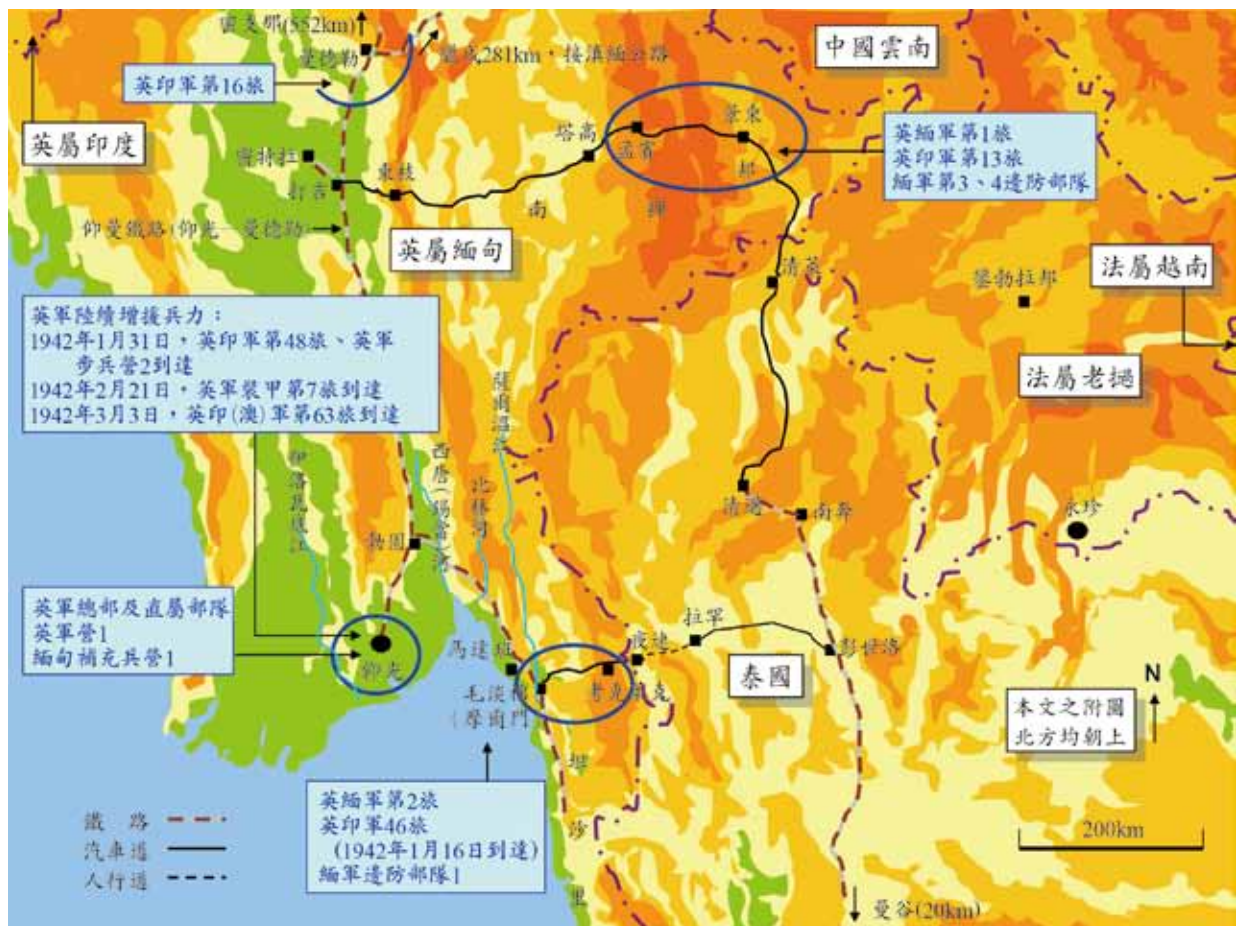


圖1 1942年1月英軍在緬甸增援兵力及調整部署狀況示意

本圖為作者自繪

5 同註4，頁217。

6 同註4，頁284。

7 《緬甸攻略作戰》，頁457-458。按「英緬軍總司令」，係指節制英緬所有兵力及入緬盟軍而言；「英緬軍指揮官」，是指指揮英國在緬陸軍而言。筆者認為，兩者事功高度重疊，況且總兵力只有2步兵師、1裝甲旅，一人應能得兼，成立後者，反有疊床架屋之累。惟在2月中旬，胡敦(T. J. Hutton)擔任「英緬軍」總司令時，即已向魏菲爾提出設立一個「軍指揮部」的建議，但未被採納；見：《緬甸攻略作戰》，頁223。按，1941年12月12日，英國參謀本部將「英緬軍」交由「英印軍」總司令魏菲爾指揮；見：同書，頁31。

時奉調擔任此一職務，於3月上旬來到緬甸，先赴眉繆(Maymyo)會見亞歷山大後，再至馬魏(Magway)接受亞歷山大布達新職，負責指揮英緬第1師、英印第17師及裝甲第7旅的作戰。⁸根據日軍「敵情判斷」，此時英軍在緬甸的殘存兵力，僅約2萬人。⁹

3月18日，亦即史林姆就任後第6天，在臘戍(Lashio)的「中英軍事聯席會報」中，英軍代表馬丁(Martin)將軍始告知中國，他們成立了一個名為「第1軍團」的新指揮部；¹⁰因此，後來所有中文戰史資料與著作，都稱呼史林姆這位新到任的英軍指揮官，為「中將軍團長」。¹¹其實，史林姆是在後來的作戰中，才晉升的中將；4月18日賓河戰鬥發生時，他還是少將。¹²其所轄之兵力，除了2步師1裝旅外，似連「軍司令部」及一些「軍直屬部隊」都還沒有編成。筆者認為，像

這樣的「臨時編組」，稱之為「軍」(corps)，已夠勉強，若稱其為「軍團」(army, field army, army group)，恐是英人對外的「虛張聲勢」。¹³事實上，史林姆在其著《反敗為勝》(*Defeat into Victory*，即其回憶錄)一書中，就稱自己所指揮的部隊是「第1緬甸軍」(1st Burma Corps, 1st Burcorps or my Corps)；¹⁴果真如此，現在中文資料還繼續稱其為「軍團」，那就太悖於事實了。

又由於「中國遠征軍」入緬之後，負責「仰曼鐵路」(含)以東地區之作戰，故原在此地區之英緬第1師，乃逐次撤出，向鐵路以西移動。其中，本來負責守備景東(Kyaing Tong)之線的該師第13旅，已在國軍第6軍派部隊接替後，先撤至密特拉(Meiktila)附近；¹⁵再相機向其師報到歸建。師之主力(師司令部及第1、2旅)，則在國軍第200師

8 William Slim, "Defeat into Victory-Battling Japan in Burma and India" (N.Y.: Cooper Square Press, 2000), pp. 3-4、23. 按，本書於1956年初版於倫敦，此為重修再版。

9 此為1942年3月15日，日軍估計英緬軍之兵力，見：《緬甸攻略作戰》，頁261。

10 蔣緯國總編著，《抗日禦侮·滇緬路作戰》(臺北：黎明文化，1978年10月31日)，頁181。另，《緬甸攻略作戰》，頁458，載史林姆到達緬甸的時間，為3月15日。

11 這些史料與著作，至少包括：蔣緯國的《抗日禦侮·滇緬路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以下簡稱史編)的《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郭汝瑰、黃玉章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孫克剛的《緬甸蕩寇志》、沈克勤的《孫立人傳》等等，相關出版版本資料，散記文中，本處不贅列。但日人稱史為「中將軍長」，見：《緬甸攻略作戰》，頁458。

12 瑞納·米德(Rana Mitter)、林添貴譯，《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臺北：天下文化，2014年7月)，頁397；及Hans J.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2003), P.32.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2009), p. 202. 另，4月18日，史林姆曾以中將落款之手令，致113團劉放吾團長(見後文)，可能是其已占中將職缺，但晉升命令尚未到達的緣故。

13 「軍司令部」(corps headquarters)至少要有一個參謀長，及其所轄的「一般」和「特業」參謀群；「軍直屬部隊」(corps troops)則至少要有一個「軍部連」，及必要的勤務與戰鬥支援部隊。凡此，均須相當作業與準備時程，並非說成立，就能立即成立。

14 William Slim, *op. cit.*, p. 24。本書中Burma Corps屢見，不再贅引。

15 《緬甸攻略作戰》，頁458。按，由仰光通密支那(Myitkyina)鐵路，稱「中央鐵路」，其仰光至曼德勒段稱「仰曼鐵路」；另有曼德勒通臘戍支線，接「滇緬公路」通雲南。中、英兩軍地境線劃分，見《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臺北：史編局，1982年10月，再版)，頁19-20。

掩護下，從彪關(Phyu)、同古，撤至耶達社(Yedashe)，再由耶達社以「鐵運」轉「汽運」方式，運送至淡溫夷(Taungdwingyi)；¹⁶並計畫逐次轉赴卑謬(Prome或Pyay)，¹⁷但後來沒有到位。

根據史林姆的說法，這個師轉進到了「伊洛瓦底前線」(the Irrawaddy front)。而史林姆到緬甸後，第一次與其麾下兩位師長見面的地方，就在伊洛瓦底江東岸的馬魏；當時英印第17師經過錫當河的「災難」(disaster)，正在勃郎以南30多英里的地方（按，此地應指納塔林，見後文），進行整補與改編。¹⁸亦即，英緬第1師到的「伊洛瓦底前線」位置，是在馬魏至阿藍廟間，不在卑謬。

至於英印第17師：自3月6日放棄勃固(Pegu or Bago)後，先西撤至沙耶瓦島(Tharrawaddy)收容，再於3月13日由沙耶瓦島向北退卻，15日到達奧克坡(Okpho)集結，復轉移至那塔林（納德林，Nattalin）防禦（位置見圖4所示）；亦即，當3月25日第33師

團沿伊洛瓦底江北進時，其正面之英軍，是以英印第17師為主、包括裝甲第7旅在內的部隊。¹⁹1942年3月中旬，中、英兩軍在緬甸兵力位置，概如圖2所示。²⁰

參、日軍第33師團沿伊洛瓦底江北進

1942年3月8日，日軍第33師團（師團長櫻井省三中將）進入仰光；²¹該師團原留置於中國，未及參加攻略仰光作戰之步兵旅團司令部（旅團長荒木正二少將），及其所指揮之步兵213聯隊（聯隊長宮協幸助大佐）、山砲第33聯隊（聯隊長福家政男大佐）、輜重第33聯隊（聯隊長陳田百三郎大佐）等部隊，亦陸續於3月下旬登陸曼谷，再經陸路通過泰緬邊境，概於師團繼續向北推進時，歸還建制，參加其後之戰鬥。²²

3月15日，第15軍司令官飯田祥二郎中將即預料爾後與中、英軍隊會戰的地點，將在曼德勒附近，擬定概以老廓(Langkho)、羊米典(Yamethin)、仁安羌(Yenangyaung)東西之

16 《緬甸攻略作戰》，頁458。筆者判斷，應是從彬馬那(Pyinmana)改乘汽車。

17 此為3月15日英軍代表提供給侯騰將軍（遠征軍駐英軍代表）的英軍部署計畫。見：史編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21；及蔣緯國《抗日禦侮·滇緬路作戰》，頁169。按，卑謬為古「驃國」(Pyu)首都，832年亡於南詔（雲南）。

18 William Slim, *op. cit.* pp. 23-24。而根據史編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37，所載4月28日英軍位置：英印第17師及裝甲第7旅在普羅美，英緬第1師在馬魏南方的阿藍廟。

19 Ibid; 及蔣緯國，《抗日禦侮·滇緬路作戰》，頁169。按，英印17師原來負責錫當河以西地區之防禦，勃固及仰光失陷後，與裝甲第7旅、英澳第63旅，一起退至沙接瓦；見：《緬甸攻略作戰》，頁457。又根據4月中旬之日軍「敵情判斷」，其第33師團正面之敵，係正在敗退中的英軍第17印度師及第7裝甲旅；見《緬甸攻略作戰》，頁493。

20 本圖綜合以下資料，自行繪製：史編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17-22，及插圖1；蔣緯國總編著，《抗日禦侮·滇緬路作戰》，頁180-182；高興恩等編，《國民革命軍第五軍軍史》（臺北：史編局，2002年12月31日），頁163-64。

21 《緬甸攻略作戰》，頁250-251。

22 同註21，頁444。以上部隊於2月4日-8日，由南京搭乘13艘船，於16日-21日逐次抵達澎湖馬公，再於3月6日-8日間登陸曼谷。見同書，頁356。



圖2 1942年3月中旬，中、英兩軍在緬甸兵力位置示意

本圖為作者自繪

線發動攻勢，保持重點於「仰曼鐵路」方面的「曼德勒會戰計畫」（見圖3所示）。²³ 3月18日，飯田據此構想，對第33師團下達北進命令，要旨為「貴師團於完成北進準備後開始前進，經伊洛瓦底江河谷方面，進入仁安羌北側地區，以準備爾後之作戰，特須力求捕殲當面敵軍」。²⁴ 亦即，在第15軍的「曼德勒會戰」中，第33師團計畫用在左翼，負責對伊洛瓦底江方面之作戰。

第33師團受命後立即完成相關準備，先

於3月24日入夜後，以原田棟大佐指揮之步兵215聯隊（以下稱「原田部隊」，欠第1大隊），配屬山砲中隊與工兵中隊各1，移動至伊洛瓦底江西岸之顯雞打(Hinthada)附近集結。師團主力則於3月25日終昏，從禮勃坦(Letpadan)出發，沿伊洛瓦底江東側之「勃朗公路」北進，由荒木正二旅團長指揮（以下稱「荒木部隊」），編配：步兵214聯隊（聯隊長作間喬宜大佐，以下稱「作間部隊」）、工兵第33聯隊主力、山砲第3大隊（大隊長中

23 同註21，頁465-467。本圖參考：同書，頁470，插圖35，曼德勒會戰計畫概圖。另，有關「曼德勒會戰計畫」，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開戰與前期陸戰指導》（臺北：國防部史編局，1989年6月），頁802-803，亦有所載。

24 《緬甸攻略作戰》，頁444-445。



圖3 1942年3月15日日軍第15軍「曼德勒會戰計畫」示意

本圖為作者自繪

井正少佐，欠中隊1）、獨立速射砲的11中隊（主力）等部隊。²⁵

師團其餘部隊，包括新配屬之獨立第21旅團砲兵隊（15cm口徑榴彈砲及10cm口徑加農砲各1中隊，全摩托化），及獨立輜重兵第51大隊（馱馬第3中隊），則在荒木部隊後跟進。師團司令部於26日夜，由庇古出發，經奧克波，於27日夜，進至賽工(Zigon)。²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候師團除擁有少量「裝甲砲兵」概念的「自走砲」兵力外，並無

戰車部隊。3月24-26日，第33師團各部隊位置，如圖4所示。

先是，當2月27日日軍剛占領錫當河以東地區之時，其第5飛行集團的第4飛行團（團長河原利明少將），即空偵發現馬魏有南北兩處「前所未知」的機場，停有小型機22架、中型機4架、及大型機1架；隨後，第10飛行團（團長廣田豐少將）又對馬魏實施偵察，亦顯示該處約停放小型機50架。當時英緬空軍已撤離仰光，因此日軍判斷馬魏應是

²⁵ 同註24，頁445。

²⁶ 同註24，頁445-46。按，同書頁445載，師團司令部「由同古出發」，顯係「庇古」之誤；因為當時同古仍在國軍第200師手中。



圖4 1942年3月24日-26日，日軍的33師團行動示意

本圖為作者自繪

英軍飛機之疏散基地，而予嚴密監控。²⁷

日軍占領仰光後，其第5飛行集團司令部立即進駐仰光，為掌握緬甸空優，以支援第15軍之北進作戰，集團長小煙英良中將乃於3月21日，下令出動兩波151架次飛機（戰鬥機73、轟炸機78），22日再出動兩波179架次飛機（戰鬥機102、轟炸機77），大舉空襲馬魏機場。英軍遭此猝擊，損失慘重，只得將所剩飛機20架（小獅型6、戰斧型3、暴風

型11），緊急撤到阿洽布（Akyab；今名實兌，Sittwe）機場。²⁸日軍為了徹底摧毀英軍在緬甸的空軍兵力，第5飛行集團又於23、24日，接著出動106架次飛機（戰鬥機27、轟炸機79），攻擊阿洽布機場，英軍於是將殘存飛機，再後撤至印度東孟加拉省的吉達港（Chittagong，今屬孟加拉共和國）躲避。²⁹

惟英國空軍在日軍連續空襲之後，似乎走而復返，仍繼續使用馬魏基地，故有3月

27 同註24，頁451-452。該飛行集團於1942年4月15日，改稱第5飛行師團；見同書，頁889。

28 同註24，頁453-456、461。又，史編局，《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26，亦載：「21日，敵機59架襲擊英馬格威之空軍基地，英方損失慘重」；可參。按，小煙英良中將的第5飛行集團司令部原駐臺灣，1月24日轉移至曼谷；見《緬甸攻略作戰》，頁170。

29 《緬甸攻略作戰》，頁456。

31日空攻摧毀瑞同(Shwedaung)日軍虜獲品之行動(見後文)。於是，日軍於當天黃昏時分，即出動82架次飛機(戰鬥機57、轟炸機25)，又對馬魏機場實施第3次的大規模空襲。³⁰經過此次空襲，緬甸制空權才完全落入日軍之手，整個盟軍在緬甸的空軍兵力，只剩下陳納德在雷允(屬雲南瑞麗)基地的8架「飛虎隊」防禦型驅逐機而已；然此兵力既少，距離戰場又遠，支持第一線戰鬥之能力極為有限，遂使得整個緬甸上空，惟任日機縱橫翱翔。³¹

再看日軍的北進。3月25日日沒後，荒木部隊從禮勃坦出發，沿勃郎公路北進，28日在那塔林擊退英軍約300人，29日晨到達帕底工(Padigon)；筆者認為，此部應是英印第17師的一個營級單位。另外，原田部隊亦於25日黃昏由顯雞達出發，但出發後即失去連絡；該部隊於27日夜到達敏翁(Myanaung)，主力於28日夜由塔羅克摩(Tayothmaw)附近渡過伊洛瓦底江，進入東岸，其第3大隊(大隊長平泉悌輔少佐，配屬山砲中隊1)仍沿江之西岸北進。當原田部隊東渡之後，師團曾接獲其位置報告，惟隨後又失聯；前者就在此敵情、友軍完全不明的狀況下，向北急進，其先頭之第2大隊(大隊長佐藤操少佐，配屬速射砲小隊1)，於29日0900時，居然在英軍

全然無備之狀況下，順利占領了瑞同。³²

與此同時，英軍由戰車約30輛、火砲約20門、汽車至少200輛組成之機械化大縱隊，正自納德林沿勃郎公路後撤，行至瑞同，被剛占領瑞同之佐藤大隊所阻，又急速調轉，欲在鐵路線上尋求退路，於29日到達帕底工，與荒木部隊發生「遭遇戰」。由於英軍與日軍間狀況不明，而日軍原田部隊與荒木部隊間也通信斷絕，互不知情，三方遂沿公路兩側進行混戰，荒木部隊一時處於被動而陷入苦戰，英軍由榜地突進而來，原田部隊之速射砲全被英軍戰車摧毀。³³

其後，狀況逐漸明朗，師團以步兵213聯隊第1大隊(有延大隊)及獨立混成第21旅團砲兵隊急馳至榜地(Paungde)，支援荒木部隊作戰；戰至傍晚，榜地方面英軍退去，荒木部隊追擊至德貢(Thegon)，有延大隊及砲兵隊則沿勃郎公路(仰光至勃朗)，西向瑞同挺進。³⁴

30日晨，有延大隊及砲兵隊到達瑞同附近，協力原田部隊攻擊當面英軍，日沒時分，英軍不敵，放棄武器、車輛，向勃朗方面退去。³⁵本戰日軍統計：虜獲戰車22輛、裝甲車30輛、汽車163輛、火砲20門、機槍53挺，英軍陣亡約500名，被俘113名。但此一數量龐大的虜獲武器與車輛，卻成為次(31)

30 同註29。

31 蔣緯國《抗日禦侮·滇緬路作戰》，頁27。又，1942年4月10日，蔣介石委員長由臘戍返重慶，中途在昆明下機，令陳納德即赴壘允指揮「美空隊」(即飛虎隊)，每日3次，每次3架，以支援國軍在彬馬那之作戰。見蔣委員長1942年4月10日記，收入：抗戰歷史研究會編輯，《蔣中正日記—民國三十一年》(未出版，2015年10月31日)，頁51。

32 《緬甸攻略作戰》，446。

33 同註32，頁446-447。此應為英印第17師及裝甲第7旅之部隊。

34 同註32。

35 同註32，頁448-449。

日英軍空襲之目標，遭到嚴重破壞；不過，日軍還是得到巨大利益，包括師團之「輕裝甲車中隊」變成「戰車部隊」，輜重兵聯隊亦獲取多輛「六輪傳動」大卡車，在爾後之「沙漠作戰」中，發揮了很大的功用。³⁶ 惟在英軍空攻之後，日機立即還以顏色，於當天1750時-1800時之間，第3次空襲馬魏，已如前述。

31日，沿伊洛瓦底江西岸前進之原田部隊第3大隊，占領新地(Sinde)，阻止英軍向西

渡河逃走。4月1日，空偵發現英軍有撤出勃郎之徵候，4月1日師團長下達進攻命令；4月2日0300時，原田部隊進入勃郎市區，然英軍早已放棄勃郎，向東北方向退去。³⁷ 本次戰鬥經過，概如圖5所示。

肆、英軍一路退卻、日軍尾隨追擊

4月1日，正當第33師團對勃朗市區發起攻擊之際，師團長接獲第15軍司令官之



圖5 1942年3月25日-4月2日，日軍第33師團進攻普羅美狀況示意

本圖參考：《緬甸攻略作戰》，頁450，插圖33。

36 同註32，頁449。按，從阿藍廟至仁安羌地區，有甚多沙磧之地；見圖6所示地形。

37 同註32。

命令；要旨為：「貴師團繼續執行現行任務，並準備得以沿伊洛瓦底江地區向八莫(Bhamo)方向之突進。」而「現行任務」，係指對仁安羌之攻略而言；「向八莫方向突進」，則是預告師團「曼德勒會戰」後的追擊方向。³⁸ 根據日軍的記述：仁安羌附近為豐富的產油地帶，距離亞藍謬(Allanmyo)約100公里，其周邊為「沙漠」；由馬魏通往仁安羌之主要作戰道路，為一條柏油路，另外，就是伊洛瓦底江的水路，作戰地區除了車輛外，人、馬越野行動不受限制，但問題在於飲水。³⁹

惟2014年10月，筆者曾走訪現地，觀察所見，地區雖有大片「沙地」，但並非「一望無際」，期間又錯落許多乾涸的河床與密林，並不是真正的「沙漠」，姑謂其為「沙磧之地」。據第33師團參謀井田正孝中佐的「第三十三師團之作戰」手記所載：馬魏與仁安羌之間，完全是「無人地帶」，一滴水都沒有；仁安羌附近「標高差」雖不過50公尺左右，但地形起伏，極為錯綜複雜，又由於浸蝕作用形成的地隙，多係斷崖，使得到處都是自然的「反戰車壕」。⁴⁰

4月2日，第33師占領勃郎，英印第17師退向50公里外的阿藍廟，日軍又向北急迫，於4月7日攻占阿藍廟。⁴¹ 師團長在了解當前狀況後，遂律定各部隊於4月9日的日沒後，一齊自阿藍廟之線，向北推進，發動對仁安羌之攻略作戰；其兵力運用計畫概為：⁴²

一、荒木部隊

指揮官為步兵旅團長荒木正二少將，由其以旅團司令部，指揮步兵第213聯隊（欠第2大隊）、山砲第33聯隊（欠3大隊及第6中隊）、工兵第33聯隊（主力）、獨立速射砲第5中隊等部隊；沿伊洛瓦底江右岸前進，首先攻略馬魏。

二、原田部隊

指揮官為原田棟大佐，除所屬步兵第215聯隊（欠第3大隊及第4中隊）外，增配輕裝甲車隊、山砲第7中隊、獨立混成第21旅團砲兵隊、工兵1中隊（欠1小隊）、野戰高砲第51大隊中隊1等部隊；針對薩土瓦及淡溫夷方面之敵，掩護師團之右翼，並牽制該方面敵軍，以利師團主力之作戰。

三、作間部隊

指揮官為作間喬宜大佐，除所屬步兵214聯隊（欠第1大隊）外，增配山砲第3大隊（欠第7中隊）、工兵1小隊等；力求秘匿企圖，一舉急襲攻略仁安羌，並切斷敵之退路。

四、師團司令部及直屬部隊

由師團長櫻井省三中將指揮，包括步兵214聯隊第1大隊、215聯隊第3大隊及師團勤務支援部隊，在荒木部隊後方跟進；另以獨立工兵第26聯隊（大小動力艇約50艘，先前配屬），沿伊洛瓦底江實施躍進，準備隨時得以擔任兵力運輸。又以輜重兵聯隊之汽車

38 同註32，頁502。

39 同註32，頁502-503。

40 同註32，頁508-509。所謂「標高差」，即「相對高度」。

41 同註38。惟所載荒木部隊沿伊洛瓦底江「左岸」前進，應為「右岸」之誤。

42 同註38，頁503-504。按，其輜重聯隊之多數汽車，來自鹵獲；見同書，頁505。

部隊，於作戰首日先對作間部隊，繼之對原田部隊，提供運輸支援。

由於當面英軍正處於「退卻」狀況，日軍此次作戰的性質，就是「追擊」。為了擴大「追擊」效果，第33師團只留了2個步兵大隊為「預備隊」，而將所有戰鬥部隊都投入「追擊」，其兵力大致區分為「正面追擊」與「迂迴追擊」兩部分。前者由荒木部隊擔任，概沿伊洛瓦底江東岸而上，「壓迫」並「牽制」英軍之退卻行動；後者由原田與作間部隊負責，為師團之主攻，向東行迂迴運動，一方面防止東敦枝方面英軍側擊，一方面「超越」正面退卻英軍，期能先英軍到達仁安羌，「攔截」其退路，以企造成「包圍殲滅」效果。

準此追擊構想，原田部隊先期以一部推進至雷提特(Lettet)，掩護作間部隊之前進；其主力於4月9日日沒時分，由阿藍廟出發，到達伊卡特(Egayit)後，再由汽車運輸，於10日晨集結於雷提特。當時在東敦枝附近有英軍戰車30餘輛，在其西的道路上，也有散置的部隊；⁴³這也可能是在第33師團的3支攻擊部隊中，唯有原田部隊編配有「輕裝甲隊」的原因。根據史林姆的回憶，在東敦枝附近的英軍，就是英印軍第17師；⁴⁴而由戰車30餘輛之狀況看來，應是英軍裝甲第7旅的一個戰車營。

於是，原田部隊於11日日沒時分，以其第1及第2大隊，攻擊克克瓦(Kokkogwa)及沙特丹(Thadodan)之英軍陣線；但12日，前者卻反遭後者包圍，陷入苦戰，原田大佐遂令該兩大隊，乘夜退至道路以南2公里之線，占領陣地，監視英軍。不過奇怪的是，此後當面英軍未再有積極行動，逐次退出了戰場；師團長認為原田部隊之任務已達成，乃將其召回，於16日上午到達伊洛瓦底江畔的敏剛衛(Migyaungye)，準備向仁安羌方向以「水上機動」前進。⁴⁵

荒木部隊方面，由於大部分兵力剛由中國華中地區轉來，尚不適應熱帶氣候作戰，而且馬匹仍未運到，只能臨時徵用當地牛車搬運山砲，影響了追擊行動。但4月9日傍晚自阿藍廟出發後，還是在12日拂曉，突破新榜衛(Sinbaugwe)約150人的英軍敵陣地，並於13日晨占領了敏剛衛，並準備向因河(Yin Stream, Yan Pel Creek)之線繼續發起攻擊。⁴⁶

根據日軍的戰鬥情報：英軍在因河北岸之馬魏，構成防禦主抵抗線，以一部約700人，在南岸占領前進陣地；北岸之英軍，係擁有戰車10餘輛、砲10餘門及高砲數門之有力部隊約1千人，惟陣地簡陋，似無認真抵抗之企圖。⁴⁷當時英印第17師與裝甲第7旅一部已撤到東敦枝，故在馬魏的英軍，就是英緬第1師和裝甲第7旅主力了。

43 同註38，頁504。

44 William Slim, *op. cit.* p. 72.

45 《緬甸攻略作戰》，頁504-505。按，Kokkogwa的反擊成功，可以說是英軍在一路敗退下，唯一足堪告慰的一場小勝利；史林姆還以此認為，英印第17師仍然「充滿戰力」(full of fight)，且「十分振奮」(quite pleased)。見：William Slim, *op. cit.* p. 60.

46 《緬甸攻略作戰》，頁505-506。

47 同註46，頁506。筆者判斷英軍兵力位置概為：因河以南為加強營1，因河以北為配屬有戰車、砲兵的步兵旅1，馬魏則為英緬第1師及裝甲第7旅主力位置。

14日晨，荒木部隊擊退因河南面英軍；15日夜晚，渡過因河，向東迂迴，擬對馬魏英軍主陣地發起側背攻擊。不過，山砲聯隊的拉砲牛車，卻在步兵向前推進的時候，出現「不太管用」的狀況，迫使該聯隊放棄牛車拉砲，改以人力替代，力求急速前進，惟仍無法跟上步兵行動。16日0400時，荒木部隊突破英陣地左翼；17日0500時，占領了馬魏。⁴⁸然而，在日軍進入馬魏之前，英軍已主動退卻；井田正孝中佐對當時場景的描述是：「具有高度機動力之敵軍，不屑一顧行動遲緩之荒木部隊，悠然全身而退。」⁴⁹

不過，當日軍還在砲兵跟不上的困難狀況下，欲強渡因河之時，新到任才1個月的史林姆軍長，已在4月15日1300時視察過仁安羌之後，即以不願讓油田與煉油廠「完整地」(intact)落入日軍之手為由，對其下達了爆破的命令；100多萬加侖的原油，熊熊燃燒，火燄高達500多英尺。史林姆回憶當時景況：伴隨著滿耳的爆炸和滿眼的火光，機械設備、通信設施和房屋，紛紛崩塌；整片土地被一個巨大的黑色煙幕籠罩著，煞是奇特又恐怖。⁵⁰

作間部隊方面，於4月9日自阿藍廟出發，即在右翼原田部隊的掩護下，車運至雷提特西方集結；12日，渡過因河，向仁安羌方面挺進。根據井田正孝中佐的手記：作間部隊渡河後，在「沙漠地帶」經過3日4夜的行軍，白天炎熱不說，夜間溫度也在華

氏90度（攝氏32.2度）左右，部隊最感痛苦的是缺水。前進途中，每隔4-8公里，會有數間「破爛房子」的部落散在，或可獲得若干飲水，但為秘匿企圖，部隊只好儘量避免接近；結果沿圖上所示的河流前進，惟河流亦虛有其名，可說絕大部分為乾河，連餵馬之水都得苦心張羅。官兵就在此一酷熱中，肩揹重裝備，渾身汗流及忍受塵埃，在森林中穿梭，默默地「強行軍」。⁵¹4月9日至15日，日軍追擊兵力部署狀況，如圖6所示。

伍、日軍攔截英軍於仁安羌

16日「半夜」，作間部隊進入距離仁安羌東方約5公里處，發現遠方幹道上，有來往頻仍車輛之前燈光照；根據附近居民所說，擁有戰車之「部分敵人」，似已退至賓河以北地區。於是作間遂變更原來攻略仁安羌之計畫，將兵力分成兩半，決定在賓河南北兩地切斷幹道，令第3大隊（大隊長高延隆雄少佐，以下稱高延大隊）挺進至賓河北岸的克敏村(Kyemyin)附近，占領陣地，並率領聯隊主力，向仁安羌東北角「三叉路」突進。⁵²

根據日方記述：17日晨，高延大隊及作間部隊主力雙雙奇襲成功，分別俘獲約80及200名英軍（囚於敦貢村，19日為國軍所救，見後文），並各自占領所望目標，在賓河南北兩地切斷交通幹道；這些俘虜均為英軍後方勤務部隊，其戰鬥部隊之主力，仍從南方退卻之中，「確認」尚未通過仁安羌。⁵³根

48 同註46。筆者判斷，拉砲之牛出現「不太管用」狀況，因是受到槍砲聲驚嚇所致。

49 同註46。

50 William Slim, *op. cit.* pp. 61-62。

51 《緬甸攻略作戰》，頁506-507。又，所謂「強行軍」，係增加每日行軍時間，但不增加行軍速度之行軍。

52 同註51，頁507。但居民怎知道這是「部分敵人」？日軍戰史對此部分之記述，顯有問題。

53 同註51。



圖6 4月9日-15日，日軍第33師團追擊狀況示意

資料來源：《緬甸攻略作戰》，頁511，插圖41。

據史林姆的回憶：英緬第1師的「後方梯隊」(rear echelons)，早已在裝甲第7旅的戰車掩護下，安全地經由油田區，機動運輸到離仁安羌以北25英里的歸約(Gwa Cho)，而史林姆於16日，也將他的「軍指揮部」從賓河移回歸約。⁵⁴就此部分的時間點而言，英、日兩方的記述，大致相符。

作間大佐為了準備攻擊即將由馬魏方面退卻而來之英軍主力，乃於仁安羌東北角（

各道路之集合點）配置聯隊直屬部隊及第2大隊（大隊長杉浦鍵太郎），作為「主抵抗線」（即「主陣地」）；並以敦貢(Twinston)之「中央三叉路口」附近為「前方據點」，配置山砲第3大隊（大隊長中井正少佐，欠第7中隊）。此時，賓河北岸發生戰鬥；根據日方記載：隨伴戰車10餘輛之英軍1千人，向高延大隊正面發起攻擊，但為後者「奮戰予以擊退」。⁵⁵

⁵⁴ William Slim, *op. cit.* pp. 61-62. 文中，歸約作Gwegyo。

⁵⁵ 《緬甸攻略作戰》，頁508。

但當時史林姆身邊只有一個「邊防小分隊」，所有12輛戰車，又派去支援國軍113團（見後文）；日軍顯然誤判狀況，將國軍當成英軍。事實上，根據孫克剛《緬甸蕩寇志》的記載：「一一三團連夜奔趕，在十七日的黃昏時分，到達拼牆河北岸，在距離五英里的地方，進入攻擊準備的位置，當晚就展開了猛烈的戰鬥。」⁵⁶ 證明當時與日軍發生戰鬥的部隊，是國軍、不是英軍。

《緬甸蕩寇志》接著又載：「十八日拂曉起，戰鬥更烈，孫立人將軍親自從曼德勒趕往前線指揮……」⁵⁷ 由此亦可知，孫立人到達113團的時間，是18日拂曉左右，時113團已發起攻擊；因此，從17日黃昏的遭遇戰，到18日晨的拂曉攻擊，指揮113團戰鬥的人，都是劉團長，不是孫師長。又據此載，孫立人是由曼德勒直接趕到賓河前線，似中途未與史林姆會過面。

17日「日落後」，大隊奉命撤回南岸，納入山砲第3大隊長中井正指揮之下，以增強該方面之戰力，俾因應18日北退英軍到達後之可能戰鬥，在賓河北岸只留下第9中隊。⁵⁸ 4月17日夜至18日晨，日軍作間部隊在賓河南北之兵力部署，如圖7所示。

按照上述日方的說法，高延大隊是在16日「半夜」以後，才渡過賓河向克敏村推進。惟在史林姆的回憶錄中，卻有不同的記述：16日剛入夜，就有日軍身穿英緬軍

步兵服，突擊他剛撤離的賓河北岸司令部舊址；他即命令手下一名Pryce上校，率領剛到附近、僅有的一個緬甸邊防軍「小分隊」，在黑夜中發起逆襲。經過幾次艱難的交火後，肅清道路上的日軍。儘管仍有一些行蹤不定狙擊手和輕機槍手，還不時地來回給他們製造麻煩，但運輸大致恢復通暢。筆者認為，史林姆所說的運輸通暢，應指英軍仍控制仁安羌至歸約的公路。此外，史林姆又提到：平牆（賓河）以南，日軍開始滲入仁安羌，並襲擊發電站的警衛；16日「半夜」（midnight），英軍引爆發電站，完成了整個仁安羌油田的破壞工作。⁵⁹

惟當英軍16日「剛入夜」在賓河北岸的所謂「反攻」，及16日「半夜」在賓河南岸的引爆發電站，作間部隊尚未到達仁安羌；這時候怎麼會有這麼多穿著英緬軍服的日軍，出現在賓河南、北兩岸呢？而從北岸1個緬甸邊防小分隊，就能應付的狀況看來，這股敵軍的戰力似乎不強。筆者認為，那可能是被日軍戰史稱為「擾亂軍」的「緬甸獨立志願軍」所發動，實際戰果雖不彰，但卻能對英軍中的緬甸士兵，產生很大的心理影響（見後文）。

先是，英國殖民者為防止緬甸獨立，高度鎮壓緬甸獨立運動，並不斷逮捕有影響力的「塔金黨」（緬語意為「我們緬人的黨」）黨員入獄，故推展緬甸獨立工作的領導人

56 《緬甸蕩寇志》所載相關內容，見：孫克剛，《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1月，3版），頁5。

57 同註56。

58 《緬甸攻略作戰》，頁508。按，日軍之大隊，相當於盟軍之營級部隊而略大；此為步砲「大隊群」（即「營群」）概念之編組，由砲兵大隊長出任「大隊群」指揮官。另，William Slim, *op. cit.* p. 69，估算賓河南岸至敦貢距離為1英里，實際為2.4公里。

59 William Slim, *op. cit.* p. 62.



圖7 4月17日夜-18日晨，日軍作間部隊在賓河南北兵力部署示意

底圖取自：google2016年12月衛星空照地圖。

物，相繼逃亡日本等地，其中30名為鈴木敬司大佐成立的「南機關」(Minami Kikan)所吸收，被安排至臺灣及海南等地接受嚴格訓練後，再派其潛回緬甸發展組織；⁶⁰ 此即所謂

的「三十志士」，包括後來的「緬甸國父」翁山 (Aung San，其女為翁山蘇姬) 及「緬甸軍父」尼溫(Ne Win)。⁶¹ 彼等一貫之目標，即為爭取緬甸完全獨立，並對日本寄以

60 《緬甸攻略作戰》，頁12-13。又，有關日本對緬甸獨立人物之招募、訓練、編組與運用，可參：朱泮源等，〈緬甸建國者與臺灣（上：二戰初期1939-1942）〉，收入：國防大學，《「戰爭與和平—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防大學，2015年10月），頁300-334。

61 「三十志士」名單，見：《緬甸攻略作戰》，頁14-16；亦見於：緬甸國軍事顧問部，《南機關外史》（仰光：1944年，手寫本），頁16-17。本書係於昭和37年(1962)由楠田胤成贈與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史料研究中心・史料室，檔號：南西，ビルマ，43，極密檔案；見：朱泮源等，〈緬甸建國者與臺灣（上：二戰初期1939-1942）〉，頁301。另，中野校友會編，《陸軍中野學校》（東京：原書房，1978年），頁356，所載概同。按，中野學校位於東京，為日本陸軍諜報培訓學校，「南機關」一半軍官，均出身於此校；引自：朱泮源等，〈緬甸建國者與臺灣〉，頁332。又，根據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西唐作戰與明號作戰》（臺北：國防部軍務局，1998年6月），頁120、131、141等所載，日軍稱「緬甸軍」為「國軍」。

厚望。⁶²

當3月8日翁山隨日軍第15軍進入仰光時，其指揮的「緬甸獨立志願軍」，已有11萬緬族青年加入。⁶³其主力於4月4日由仰光出發，首先進入勃朗，掌握該地的「水上支隊」；⁶⁴爾後再經伊洛瓦底江右岸地區，進入第33師團之左側外方，以切斷英軍之退路。⁶⁵由以上狀況看來，不但16日襲擊英軍指揮所舊址、發電站的是「緬甸獨立志願軍」；而且一路引領日軍在伊洛瓦底江的「陌生水道」溯航北上，及在馬魏、仁安羌間鮮有人煙的「困難地形」嚮導日軍挺進者，恐都是「緬甸獨立志願軍」。而「三十志士」之一的德欽維(Thakin Ngwe)，即陣亡於仁安羌；⁶⁶苟無緬人協助，本戰日軍能如此順利乎？

對於賓河北岸的後續戰鬥，史林姆在回憶錄中有如下記述：平牆（賓河）以北，日軍以更多的兵力出現在司令部舊址，並重新開始他們的阻絕；此時，除了Pryce上校率領的尼泊爾Kurkhas族士兵（筆按，此應是前述邊防小分隊）外，還加上一些West Yorkshires軍隊和幾輛來自南岸的戰車，一起發起反擊，「肅清了沿路的敵軍，並給予重創」，日軍留下許多穿著英緬軍服的日軍屍

體。但日軍還是在靠近賓河北岸「淺灘」的地方，成功地建立了封鎖區。⁶⁷

上述戰鬥的時間點，應是17日早上，因為史林姆接著就「衝」去克柏當(Kyaupadaung)，會見「中國遠征軍」新編第38師第113團團長劉放吾上校，並對其下達要求支援之命令（見後文）。史林姆的說法，與日方對高延大隊到達賓河北岸後，遭受英緬步兵和戰車攻擊，及其在賓河北岸切斷交通的記述相符；但史林姆沒有提到日軍擊退英軍的反擊，與占領了克敏村。因此，令人質疑的是，英軍既然能以「步戰協同」兵力，肅清賓河北岸道路沿途敵軍，但為何不一鼓作氣將北岸日軍完全消滅，還留下一個「殘局」，要「央請」中國軍隊來幫忙收拾？其實，史林姆的說詞，除了矛盾之外，還有誇張：例如他說，他們16日還用反擊奪回的高射砲，一天之內打下了7架日本飛機。⁶⁸

又根據史林姆的回憶：17日較早時間(early hours)，當英緬第1師正從仁安羌以南疲憊地北上時，聽到日軍正先一步到達鎮上的消息；史考特師長乃於入夜後，開始調整兵力，將他那些已經又累又渴的手下，集結在仁安羌南郊。⁶⁹此一記述，標示英軍「被困」的概略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史林姆只

62 《緬甸攻略作戰》，頁11、171。

63 包括：正規軍1萬名，便衣隊約10萬名。見：《南機關外史》，頁60；及朱滋源等，〈緬甸建國者與臺灣〉，頁329、333。又，《緬甸攻略作戰》，頁628，載1942年5月底，志願軍在緬甸的兵力為：中北部1萬人，南部2千人，護鄉軍1萬5千人；可參。

64 《緬甸攻略作戰》，頁627。另，此支隊屬「獨立志願軍」，隨33師團由摩爾門出發，中途逐次募兵，至1942年2月已達800人，3月5日登陸顯雞打北，29日隨第33師團進入勃朗；同註63，頁192-93、626-27。

65 同註64，頁627。

66 朱滋源等，〈緬甸建國者與臺灣〉，頁309，表一。

67 William Slim, *op. cit.* p. 62-63.

68 William Slim, *op. cit.* p. 62。

69 *Ibid.*

說英軍「又累又渴」，但沒有提到「飢餓」。另外，史考特師長又同時派遣「先頭部隊」繼續北上，以鞏固發電站的防衛；⁷⁰但他可能不知道，該發電站於16日子夜，史林姆已下令爆破。

根據日軍說法，18日晨從馬魏退卻而來之英軍，逐漸進入仁安羌，首先遭遇中井陣地之抵抗；此部英軍，約有戰車15輛、火炮15門、汽車300輛，兵力約4千人。⁷¹但在4月20日，當仁安羌戰鬥結束後，日軍的戰果統計是：「據判斷，英印軍至少有車載步兵4個營、戰車1個營、砲兵2個營，遭受毀滅性的打擊。」⁷²筆者認為，光此部分，恐就超過4千人；況且，日軍所說人數，是出於戰場上的「目視判斷」。國軍戰史的記載，則是7千多人，見後文。

仁安羌之地形特性，及其對戰車越野行動之限制，前文已述。當時除了市區有些樹木外，出了市區，就是遍野不見一棵樹的不毛之地，而油井林立，爆破後的油庫冒起衝天黑煙，更蔚成奇觀；⁷³加上晝間氣溫高達華氏114度（攝氏45.6度），整個戰場一片荒蕪，刻正籠罩在煙幕下，而且沒有水。⁷⁴根

據日軍記述的4月18日戰況：英軍是以戰車為先頭，反覆強行突破幹道，但均為中井部隊所阻，無法前進；而溢出之英軍，則轉往東側道路，逐次向聯隊主力方面移動，於是攻防焦點就落在於仁安羌東北角「各道路集合點」附近。日軍認為，除非英軍能突破此點，否則車輛無法前進；因此，後者雖陷入困境，但攻勢有增無減。⁷⁵

戰鬥中，英軍曾努力向敦貢推進，但在炎陽高照、塵土飛揚，日軍飛機、火炮、機槍不斷制壓下，數度攻擊都無功而返；英緬第1師史考特師長乃於16時30分，電史林姆，請求國軍速來援救（兩人無線電對話內容，見後文）。⁷⁶入夜後，英軍停止行動，作間開始整頓陣線，集結全力於東北角，包括命令中井部隊後撤，以備次日之戰鬥。⁷⁷

又據日軍記述，此時賓河北面之敵，亦「奮勇來攻」，使第9中隊不得不後退至賓河之線；⁷⁸不過，此「奮勇來攻」之敵，不是英軍，而是劉放吾的國軍113團。⁷⁹史林姆回憶當時南岸英軍的處境，是在沒有水源的情況下，被（日軍）砲兵、迫擊彈及空襲，圍困在一隅之地；⁸⁰此一隅之地即前述英緬第1

70 *Ibid.*

71 《緬甸攻略作戰》，頁508。

72 同註71，頁513。又，此部英軍為「英緬軍」，而非「英印軍」。

73 同註71，頁508-509。

74 William Slim, *op. cit.*, p. 67.

75 《緬甸攻略作戰》，頁509。

76 William Slim, *op. cit.*, p. 68. 另，Bisheshhar Prasad, “*Indian Armed Forces in World War II - The Retreat From Burma, 1941-1942*” (Stee Sarasmaty Press LTD, Calcutta, 1954), pp. 290-94. 亦可參，惟其將戰鬥時間，錯植為4月17日。

77 《緬甸攻略作戰》，頁509-510。中村部隊雖後撤，但應保有設在敦貢附近的俘虜營。

78 同註77，頁509。筆者認為，該中隊應是從克敏村，沿公路兩側，退至賓河橋北之線。

79 史編局，《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68。

80 William Slim, *op. cit.*, p. 69.

師史考特師長所說的「仁安羌南郊」，其將營救英軍的希望，完全寄託在劉放吾及其所指揮的中國軍隊身上，詳如後文。

先是17日晨，當櫻井師團長獲悉作間部隊占領賓河南北兩岸之時，即動用預備隊，以原屬作間聯隊之第1大隊（大隊長德重房夫），利用獨立工兵第26聯隊支援的舟艇實施水上機動，17日夜由馬魏出發，沿不熟悉的伊洛瓦底江水道，溯航而上，18日傍晚到達仁安羌南端，與中井部隊會合。⁸¹亦即，德重大隊趕上19日的戰鬥，使得作間部隊在這時候，才擁有自己的完整步兵聯隊。

日軍第33師團其餘部隊的行動是：荒木部隊，17日自馬魏出發，在炎熱與缺水狀況下，進入馬魏與仁安羌之間「完全無人」的地帶，中暑與病患層出不窮，終於在獲得防疫與給水支援後，始得再起追擊，而於19日下午進入仁安羌。原田部隊，則於17日傍晚由敏剛衛出發，在獨立工兵第26聯隊的支援下，行「水上機動」；18日晨登陸緬布(Minbu)，19日夜重新出發，20日晨到達仁安羌。⁸²以上兩部隊，均未及參加19日晝間的仁安羌戰鬥。4月18日，仁安羌附近戰鬥及日軍「正面追擊」兵力到達狀況，如圖8所示。



圖8 4月18日仁安羌附近戰鬥及日軍「正面追擊」兵力到達狀況示意

本圖參考：《緬甸攻略作戰》，頁512，插圖42。

81 同註75。

82 《緬甸攻略作戰》，頁510。

由以上狀況看來，英緬第1師在日軍以1個聯隊（欠1個大隊）「攔截」的時候，都無法自行脫離而向北逃逸；若1天之後，待日軍第33師團另兩個聯隊陸續到達，則英緬第1師必定遭到「包圍殲滅」，除非「奇蹟」出現。而這個「奇蹟」，果然在此關鍵時刻出現，那就是國軍劉放吾113團的及時投入援救。

陸、國軍113團奉命前往援救英軍

1942年4月14日晨2時，英緬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將軍，在美苗面告國軍代表侯騰將軍，以英軍被圍於仁安羌，情況危急，要求「中國遠征軍」迅速加以援助；⁸³ 國防部史編局《抗日戰爭·滇緬路之作戰》，載當時英軍狀況曰：

當敵我在羅衣考、棠吉各處鏖戰之際，敵第33師團約兩個聯隊即分沿伊洛瓦底江北進，繞至英軍後方，占領仁安羌油田，切斷英軍歸路，遂將英緬軍第一師全部及戰車營一部，包圍於仁安羌以北地區。同時以一部約一個大隊的兵力占領賓河右岸渡口，阻絕英軍之增援。此時在賓河右岸與敵掙扎之英軍，僅有殘餘步兵連及裝甲旅之戰車山砲各一部，而被圍之英軍則已陷於糧彈俱盡飲水絕源之苦境，危急萬分。⁸⁴

侯騰接到亞歷山大要求後，立即向「中國遠征軍」羅卓英司令長官報告，羅乃於當天（14日）17時，令新編第38師第113團，由該師副師長齊學啟率領，赴喬克巴唐（Kyaupadaung），歸英軍「第1軍團軍團長」（實則是英緬軍軍長）史林姆指揮。⁸⁵ 不過，當時伊洛瓦底江方面的實際狀況是：日軍的「正面追擊部隊」還在因河以南，「超越追擊部隊」尚在酷熱沙漠地帶急行軍，英緬第1師剛準備放棄馬魏，乘車北去；亦即，不論日軍的追擊，抑或英軍的退卻，均未到達仁安羌，已詳於前。因此，亞歷山大以英軍狀況緊急，要求國軍援助或許是真，但說英軍已在仁安羌以北被圍，若非亞氏存心矇騙，就是吾國撰史者不察。

然此與事實不符的載述，居然出現在「官版」抗戰史書上，確實令人難以置信；而以此版本，對照三軍大學編著之另一部「官版」抗戰史書《抗日禦侮·滇緬路作戰》，更發現兩者此部分之內容，幾乎全同；⁸⁶ 原來，前者初版於1966年5月，後者問世於1978年10月，後者全抄了前者。若再以此比對成書於1946年3月之《緬甸蕩寇志》，又赫然發覺，此書所撰之「仁安羌之戰」部分，竟是上述兩部「官版」史書所本。⁸⁷

《緬甸蕩寇志》曾於1955年「孫立人案」時被列為禁書，1992年8月隨孫案平反而重刊，更易其名為《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

83 史編局，《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67；蔣緯國，《抗日禦侮·滇緬路作戰》，頁219，所載略同。

84 史編局，《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67。

85 同註84，頁67；蔣緯國，《抗日禦侮·滇緬路作戰》，頁219，所載同。注意！受英軍史林姆指揮的是113團，不是新38師。

86 蔣緯國，《抗日禦侮·滇緬路作戰》，頁219。按，此書為蔣緯國擔任三軍大學校長時，由戰史教官共同編撰而成，故亦視其為「官版」。

87 孫克剛，《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頁4-5。

緬甸作戰實錄》。⁸⁸ 作者孫克剛，為新編第38師師長孫立人之侄，時任該師政治部上校副主任，1942年3月隨孫立人入緬，參加了兩次緬戰。據原書〈前言〉所述：書中資料大部分是親眼所見，一部分取之於戰鬥紀錄，和實地作戰官兵的談話；自稱：拿歷史學的眼光來看，應該算是原始材料。⁸⁹ 該書初版時間，距離「仁安羌之戰」不及4年，在因戰亂而資料散失，復再蒐不易之狀況下，所言內容確實彌足珍貴，可補史載不足。遺憾的是，孫氏並未親身參與仁安羌戰鬥，然對得自聽聞與訪談而來的相關情節記述，並未查證，諸多演義，刻意虛美其叔，致失客觀，或稱精彩，但為史不純，反成以訛傳訛、混淆真相的源頭，這恐是孫氏撰書時始料未及之事。

新編第38師的前身，是國府財政部稅警總團，參加過1937年的「淞滬會戰」；1938年8月移駐貴州都勻、獨山附近整訓。1942年1月，以總團6個團中的第2、3、4團，改編為新編第38師，總團長孫立人改任師長，副總團長齊學啟改任副師長，納入第66軍序列，準備入緬作戰。同年3月11日，該師由駐地到達貴州興義誓師，然後徒步行軍近半月至昆明西南之安寧縣（今屬臨滄市），向第66軍張軫軍長報到，並於28日起車運入緬；4月5日，全師到達臘戍。⁹⁰

4月7日，新38師除留置114團第1營，警衛臘戍機場外，全師向曼德勒推進。根據孫克剛書所載：「部隊進駐曼德勒的前3天，蔣委員長曾親自飛到曼德勒城東40英里的眉繆，召集入緬國軍將領舉行軍事會議，決定派孫立人將軍擔負守衛曼德勒的責任，會後親赴曼德勒視察；對於怎麼構築工事？怎樣清除街道？怎樣救災保民？都有詳盡指示，並指出皇城左面的小山好像紫金山，伊洛瓦底江好像長江，曼德勒有如南京的形勢，而保衛曼德勒和保衛南京同樣的重要。他說完了話，把手中一幅曼德勒全圖遞給孫將軍，孫將軍立刻領悟到最高統帥的意旨，他用挺立的姿勢雙手接過這幅地圖，從堅定不移的眼光中，表達出他接受任務，和誓與陣地共存的決心。」⁹¹

但是，孫書所載與事實有很大出入。根據蔣介石委員長日記：4月5日，蔣與夫人及史迪威、羅卓英，由重慶飛臘戍。6日10時後，蔣一行由臘戍驅車西行，15時30分到美苗，晚上7時邀亞歷山大、史迪威晚餐，並商議戰務。7日上午，先約談史迪威，再召見羅卓英、杜聿明與戴安瀾，討論作戰事宜；下午偕夫人及羅、杜，同赴瓦城（曼德勒），謂該地高山、平原、大河皆備，形勢略如南京；晚上回到美苗，宴亞歷山大。4月8日上午，召見甘麗初、孫立人，授以曼德勒五萬分一地圖，面示防守要略，並令下午

88 同註87，《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頁I，〈重刊前言〉。按，作者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孫立人任陸軍總司令時，為其辦公室少將主任，1967年逝世，此〈重刊前言〉，為其子孫善治撰於1992年清明節。

89 同註87，《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頁V，〈前言〉。

90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香港：今日出版社，2007年5月），頁17-20；按，作者為劉放吾將軍次子。有關新38師入緬過程，可參：孫克剛，《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頁1；惟載該師由安寧出發之時間，為27日晨，與劉書相差1日，師先頭到達臘戍的時間，為4月2日。

91 孫克剛，《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頁1-2。筆按，此皇城，應作王城。

與史迪威、羅卓英赴實地設防。午後，往美苗視察機場新建工程，但只見斬伐幾株樹木，並未有一點進行；史迪威曾稱，美苗機場13日可完成，蔣嘆史受英方欺負，而又欺騙於他也。⁹²

由蔣日記看來，帶孫立人去曼德勒（瓦城）布防的，是史與羅，而不是蔣，當然蔣也不可能在曼德勒對孫立人現地交付任務，現地頒授地圖，並現地告訴孫立人「曼德勒形勢如南京」，更不用說美苗沒有機場；孫克剛書顯然杜撰了一些情節，似乎意在抬高蔣對其叔的重視。其實孫克剛只說對了一件事，那就是蔣在美苗召見孫立人時，當面下令要他防衛曼德勒，孫也誓與曼德勒共存亡。

4月15日，亞歷山大又以沿伊洛瓦底江北進之日軍第33師團主力，已越過勿外（即馬魏），其第214聯隊攻占仁安羌（其實並未攻占）為由，感到國軍僅派1團，兵力不足；復在眉繆與史迪威、羅卓英舉行會議，要求國軍增派援軍。我方當即允派新38師2個團，以1團至納特卯克(Natmauk)，另1團至喬克巴唐，援助該方面英軍作戰。此際，羅卓英

即一面令增援部隊迅速行動，一面向軍委會呈報上述狀況；至17日晨，奉到蔣介石委員長電令核准，斯時該兩團已於16、17日，先後到達各該指定地點。⁹³由於第113團於14日出發，因此16日先抵達；而112團則晚了1天，15日出發，17日才到位。⁹⁴沈克勤《孫立人傳》載：113團接獲命令後「連夜乘車奔趕」。⁹⁵

據史林姆的回憶：17日上午，他在歸約的軍指揮所，正面對仁安羌方面「不容樂觀」的情勢時，忽然聽到中國第38師的113團已到達巧克柏當的消息，精神為之「一振」，立刻跳上吉普車，「衝」去見他們的團長，以向他下達命令。史林姆在村裡一間殘存房子的樓上，見到了「清瘦但看上去堅毅」的劉放吾團長，兩人通過一名能說流利中文的英軍「連絡官」介紹握手後，旋即攤開地圖，言歸正傳。史在敘述戰況的過程中，對劉印象是「聰明機智」，很快了解史想要表達的事情；那就是，史要劉團長立即搭乘已備妥的卡車，迅速開往賓河，然後再

92 蔣委員長1942年4月5-8日日記，收入：抗戰歷史研究會編輯，《蔣中正日記—民國三十一年》，頁49-50。

93 同註84。按，軍委會駐臘戍參謀團長林蔚中將，於4月15日發出急電，向蔣介石委員長報告此兵力調動狀況；原件存於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90105-00008-060。原件影印，收入：周琇環等編，《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臺北：國史館，2015年12月），頁121。同電亦向蔣報告：「文（12日）日三十三師主力似沿依洛瓦底江北攻過馬格威」，情報有誤；蓋12日33師團僅只原田部隊過因河，至15日荒木部隊才進入馬魏（見前文）。另，蔣緯國，《抗日禦侮·滇緬路作戰》，頁220，載：三十八師之「另兩團增援」，應作「另一團增援」。

94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下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128，載113團於16日下午到達巧克柏當；資料引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8。

95 沈克勤，《孫立人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年6月1日，增訂1版），147。按，作者曾任孫擔任臺灣防衛司令時的宣傳科長，其後並任孫之隨從秘書，與孫關係密切；見該書，作者介紹。又，曼德勒距巧克柏當與納特曼克之距離，均在200公里以上（見圖9），即使「強行軍」2天也無法到達，故必定以汽車運輸。但車輛由英軍或國軍第5軍提供，則無資料可查；按，當時第5軍為國軍唯一「機械化軍」，編配有「機械兵團」1。見：蔣緯國，《抗日禦侮·滇緬路作戰》，頁251，附表1-2；及史編局編，《抗日戰史》，插表2-2；第5軍應有汽運113團之能力。

回頭接另一個團，在18日清晨渡河攻擊，以呼應英緬第1師的突圍。⁹⁶

但劉團長表示，未接到孫立人師長指令前，他不能離開巧克柏當；史林姆向團長解釋，即便孫將軍在，一樣歸他指揮，他也會下同樣命令，孫立人會照作。然後，雙方就這樣僵持了1個半小時，終於在史林姆幾乎要「絕望」的時候，團長突然露出微笑，說：「好吧，我們開始行動。」⁹⁷ 至於團長為何改變主意？史林姆猜測，在兩人對談間，那些進出房間的官兵，已將消息送達孫師長，並獲同意。然而，這位史林姆口中一旦開始行動，簡直「無懈可擊」；事實上，在往後幾天裡，史林姆相當激賞劉放吾的表現。⁹⁸

多年後，劉放吾出示了一份已泛黃、但字跡依舊清晰的史林姆簽名手令，內容譯成中文是：「致113團團長劉放吾上校：茲派貴官率領全團，乘汽車至賓河地區，在該處，你將與安提斯准將會合，他將以所有戰車『配合』你；你的任務是，攻擊並消滅賓河北岸約2英里公路兩側之敵。威廉·史林姆中將，17日1100時。」⁹⁹ 此文件，證實史林姆於17日午前，來到113團團部；也證明史林姆下給命令去援救仁安羌英軍的，是113團團

長劉放吾上校，而孫師長是接獲劉團長報告後，才由曼德勒跑到瓢背，再來到賓河，見後文。1942年4月17日，賓河北岸態勢，如圖9所示。¹⁰⁰

至於為什麼劉團長要向孫師長請示？據劉放吾回憶：「我並不知道新38師劃歸史林姆指揮，他的命令又寫在很隨便的一張紙條上，很難令人相信…所以一直到以無線電與孫師長連絡確定後，我們馬上奉命行事。」¹⁰¹ 不過，史林姆還是騙了團長，因為根據亞歷山大、史迪威與羅卓英的協定，劃歸史林姆指揮的是新38師的112、113團，而不是整個師。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新38師守衛曼德勒是蔣委員長親自下的命令，羅卓英敢讓整個師離開曼德勒，去歸英軍指揮嗎？

惟對上述狀況，《抗戰禦侮》第219頁的記述是：「中國遠征軍長官部乃令新編第38師之第113團，由副師長指揮迅赴巧克柏當，歸英軍第1軍團長指揮」；已如前述。但同書第188頁又載：「…派遣已到達曼德勒之新編第38師，歸英軍第一軍團長指揮，17日11時，該師師長孫立人將軍率領一個團，到達巧克柏當。」¹⁰² 非惟不知何據？抑且前後矛盾；更讓一些對軍事欠缺基本概念、對史學

96 William Slim, *op. cit.*, p. 63.

97 *Ibid.*, pp. 63-64.

98 *Ibid.*, p. 64.

99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22-23。又，根據史編局，《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67；和蔣緯國，《抗日禦侮·滇緬路作戰》，頁220所載：113團奉到史林姆命令的時間，也是17日11時。另，劉放吾保存了史林姆手令原件，其影本見同書，頁16。按，安提斯(John Henry Anstice)准將，是英軍裝甲第7旅旅長。史林姆簽名落款為Lt.-Gen（中將），惟根據前引《被遺忘的盟友》（頁397）所載，當時史林姆還是少將；本書作者為牛津大學中國現代史與政治學教授，聖十字學院研究員，牛津大學中國抗日戰爭研究計畫主任，其說法應可信。

100 本圖綜合日方及史林姆說法繪製。又，史林姆給劉放吾之命令中謂「賓河北岸約2英里公路兩側之敵」，是概略數字，應指克敏村以南。

101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23。



圖9 1942年4月17日晝間賓河北岸態勢示意

沒有起碼修養的人，用來斷章取義，杜撰故事，益加模糊真相。¹⁰³

值得注意的是，史林姆在113團時，並沒有提到副師長齊學啟。按史編局《抗日戰史》的「113團由該師副師長率領赴喬克巴唐」說法，齊當時一定要在現場，否則就是「擅離職守」，且應出來與史會面，參與整個談話過程，甚至收下史的命令，並負責向師長報告與請示才合理。更何況，齊與孫是

清華大學同窗，留美後又同時轉學軍事，兩人情同手足；¹⁰⁴ 如果當時齊在113團團部坐鎮，以其英文程度，必能像後來孫與史見面時一樣，直接以英語溝通，何須透過連絡官翻譯？要知，就是齊根本不在113團，亦即《抗日戰史》誤植了狀況。

此外，若按《緬甸蕩寇志》所載：「112團和113團先後奉命由齊副師長率領，開赴納特曼克與巧克柏當兩地布防。」¹⁰⁵「先後」

102 蔣緯國，《抗日禦侮·滇緬路作戰》，頁188。

103 例如：盧潔峰，《仁安羌解圍戰考》（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5年4月），頁271；另，此書作者對人物之評述，顯有極端「針對性」，失卻「客觀中立」，更有史料選取與解讀上的思維邏輯問題，本書不欲論之。

104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97。按，孫立人就讀的是維吉尼亞軍校，齊學啟就讀的是諾維奇軍校（Norwich Military Academy，在佛蒙特州）。

105 孫克剛，《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頁4。

之意，即是先於16日帶113團到巧克柏當後，立刻返回曼德勒，再於17日帶112團到納特曼克。但是，巧克柏當距離曼德勒227公里，來回554公里，加上裝載與下卸時間，以當時的道路條件，即使沒有空襲，採密集隊形，司機不休息，似乎不可能在一天多的時間內辦到。

又根據孫立人的回憶：當長官部下令由齊副師長率領113團馳援英軍時，孫立人以自己「坐守空城」而感「啼笑皆非」，遂只令113團連夜先行出發，讓齊學啟留守曼德勒，自己至長官部請求親自前往指揮。¹⁰⁶ 蓋新38師守備曼德勒，是蔣委員長當面下給孫立人的命令，何等重大！若該師正、副師長同時離開曼德勒，出了問題，恐連羅卓英都擔當不起。因此，有關孫師長與齊副師長同時出現在仁安羌戰場的記述，應是虛構；如沈克勤《孫立人傳》所載：「17日黃昏時分…進入攻擊準備位置，齊副師長命令113團，要在18日攻占拼牆河北岸及渡口…齊副師長指示部隊暫不渡河，待師長到後再作決定…」，¹⁰⁷ 即是。

至於劉放吾與師部連絡，為何要花上1個半小時？筆者認為，那是為了防範日軍截聽破解，無線電通信均使用密碼，對方收到後再譯成明語的關係；一來一往，相當費

時，況且新38師無權決定，還得向遠征軍長官部請示。

《抗日戰史》對其後狀況的記述是：劉放吾奉到史林姆命令後，即派該團副團長曾琪隨同英方戰車隊長，先赴賓河右（北）岸附近偵查地形，自己則率領該團向賓河兼程前進，至19時到達目的地，即作攻擊準備；此時，英方附以輕戰車（18噸）12輛，及火炮3門，「協力」該團之攻擊行動。¹⁰⁸ 前述「目的地」，應是進入「攻擊準備位置」前的「集結地區」；以當時日軍高延大隊已占領克敏村的狀況看來，此目的地當在克敏村之北若干距離外。但克敏村距賓河北岸7.9公里（約5英里），曾副團長似不可能繞過日軍陣線，去偵察賓河右岸地形；筆者認為，曾副團長應是在克敏村北附近偵察，俟團長到達後，向其報告狀況。

17日日沒後，日軍作間部隊撤回高延大隊，在賓河以北只留了1個第9中隊，已如前述。18日拂曉，113團在英軍戰車及火炮支援下，發起攻擊；¹⁰⁹ 劉放吾團長的攻擊部署是：以第1營（營長楊振漢）在左，第2營（營長魯廷甲）在右，兩營並列為一線，第3營（營長張琦）為預備隊，團長隨第1營行動。¹¹⁰ 由於官兵奮勇突進，激戰至12時許，即將賓河北岸之敵全部擊潰，殘敵渡河逃

106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88；及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下冊》，頁1128，所載略同。

107 沈克勤，《孫立人傳》，頁146-147。

108 史編局，《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68；及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23-24。惟後者載「17日午後到達戰鬥地區」，與前者「19時到達目的地」，略異；筆者認為，若113團之目的地在克敏村之北2公里，則距巧克柏當約40公里，車行約1.5小時，以該團12時30分受命計算，概可於17時前到達。

109 史編局，《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68。

110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25。

竄。¹¹¹ 日方的記述是：「（18日晨）北方之敵（筆按，此即113團）亦奮勇來攻，使第九中隊不得不後退至賓河之線」。¹¹² 對照史林姆的回憶：「（18日）中國部隊打到了賓河，清除了北岸的敵軍，但沒能解決淺灘上的『路障』」。¹¹³ 三方說法，大致相符；日方所說的「賓河之線」，係指在南岸的防禦線。

先是，孫立人在113團出發後，曾以電話向羅卓英請求，親率該團前往賓河，未被批准；¹¹⁴ 但孫立人並不放棄，根據曾任孫立人秘書的沈克勤說法：16日晚上9點，孫立人趕到瓢背(Pyawbwe)遠征軍司令長官部，找羅卓英理論，但未見得羅卓英，由參謀長楊業孔將軍出面，拒絕孫立人的要求；惟孫一直跟楊「磨」到次(17)日清晨2點10分，還是堅持要去，並願自負後果。¹¹⁵ 其後狀況，根據《緬甸蕩寇志》記載：「十八日拂曉…孫立人將軍親自從曼德勒趕往前線指揮，正午十二時，拼牆河北岸敵軍肅清…」。¹¹⁶ 其餘《抗日戰史》、《抗日禦侮》等書，所載大體相同；¹¹⁷ 其共同點，就是指揮賓河北岸戰鬥的人是孫立人，劉放吾不見了。

根據史林姆的回憶，他是17日「晚些時候」，在孫立人剛抵達巧克柏當之時，兩人見了面；孫立人以稍帶美國口音的英文，與

史林姆交談，史對孫印象很好，還以為孫是中將，孫也「不無驕傲地」告訴史，他畢業於美國維吉尼亞軍校。¹¹⁸ 史稱其與孫見面的時間點，應是113團離開巧克柏當後，車運至賓河方面「攻擊準備位置」的時候。

不過，根據《緬甸蕩寇志》所載，孫立人是從曼德勒直接去賓河前線，到達的時間是18日拂曉（見前文）；另據《孫立人傳》所載：孫18日凌晨2時10分還在瓢背長官部，於18日天快亮時，趕到賓河前線。¹¹⁹ 筆者認為，史林姆可能是在孫立人18日凌晨趕赴賓河前線途中，在巧克柏當與孫立人見了面。

史林姆又回憶：第二天（18日）早上，他與孫立人探討「攻擊的細節」（按此即「解圍計畫」，見後文），在場還有裝甲第7旅旅長安提斯准將；原來史林姆只是將賓河北岸英軍所有的戰車與火炮，用以「支援」孫師，現在改成了「置於指揮之下」，等同「配屬」。史還得意地認為：據他所知，孫是第一位實際領導盟軍砲兵及裝甲部隊（雖然只有微不足道的戰車12輛、火炮3門）的中國將軍，這可讓他在中國人面前大大地長了「臉」；¹²⁰ 著實反映英國殖民主義者莫名其妙的優越心態。

惟戰場狀況瞬息萬變，戰機稍縱即逝，

111 同註109。另，邱中岳，《遠征》（臺北：邦信文化，1990年12月），頁224，所載略同；作者畢業於軍校16期，曾任職於新22師，參加了兩次緬戰，退役時為陸軍少將。

112 《緬甸攻略作戰》，頁509。

113 William Slim, *op. cit.*, p. 67.

114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88。

115 沈克勤，《孫立人傳》，頁145-46。

116 孫克剛，《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頁5。

117 同註109；及蔣緯國，《抗日禦侮·滇緬路作戰》，頁188。

118 William Slim, *op. cit.*, p. 65.

119 沈克勤，《孫立人傳》，頁146。

120 同註118。

指揮官必須全程守在戰場，俾隨時掌握戰機，處置狀況，應敵制變，才能贏取勝利。可以確定的是，18日拂曉才匆匆趕來的孫立人師長，在沒有親自掌握「作戰準備」過程，又未建立「指揮官通信網」（見後文）的狀況下，勢無法立即接手指揮已在進行中的113團作戰。18日在賓河北岸戰鬥的指揮者，是劉團長，而不是孫師長。

柒、仁安羌解救英軍脫困的戰鬥

4月18日早上，史林姆對孫立人提出的「解圍計畫」，大致是：在英緬第1師試圖向北突圍之際，中國部隊南下抵達賓河，清除淺灘上的「路障」，並從後消滅攔截英軍退路的日軍。¹²¹

但是，史林姆仍有點懷疑「那位即將指揮攻擊」的中國團長，是否會竭盡全力？或出現昨(17)日受命時的遲疑？於是將他的憂慮告訴孫立人；孫立刻說：「我們走，去看看」，於是一行來到團部，見到該團的各營都已經完成攻擊準備。團長似乎看出了史對他的不放心，於是眨了一下眼，然後對史說：「走！我們到一個營部看看。」一行又去營部（筆按，應為劉跟隨前進的第1營）。

在相當接近前線的營部，團長透過孫立人的翻譯，向史說明各連的部署；史確信中國軍隊很重視這場戰鬥，並表達自己相當滿意後，正要準備後退，團長又要史「去一個連部走走」。¹²² 史回憶道：

我不確定在攻擊即將開始的一刻，我是否該接近連部？但這次是爲了自己

的「面子」，我不得不涉水而去；我們到了連部沒有多久，攻擊的槍砲聲頓時起響，這些中國軍人沒有任何遲疑…日軍在中國部隊打破他們防線時反應很大，但他們的子彈射得太高，瞄得不準。上校轉身看著我，我真擔心他會說到一個排部去，所幸他未作如此要求，僅是望著我露齒而笑。只有優秀幹練的軍人，才能在槍林彈雨中面無懼色，露齒而笑。¹²³

據此可知：4月18日早上，113團發起攻擊直前，史林姆與孫立人曾一同來到前線，「視察」113團的攻擊準備狀況，而在視察結束前，113團就發起了攻擊（應是「攻擊發起時間」到了）；旁證指揮18日賓河北岸戰鬥的是劉團長，而不是孫師長。或可能在爾後攻擊的過程中，孫立人跟隨劉團長行動；但那是「指導」，不是「指揮」（有關兩者概念，後文再論）。此外，在視察過程中，史林姆一行曾經「涉水」，加上稍後下了兩小時的大雨（見後文），表示113團並沒有後述因「缺水」而衍生的一些狀況。至於敵軍射擊彈著「太高」，而且打得「不準」；則應不是日軍，恐是正在幫日軍作戰的「緬甸獨立志願軍」。

史林姆又回憶：「中國部隊打到了平牆河，清除了北岸的日軍，但並沒有解決淺灘上的路障；甚至戰車，都由於河床上的軟泥而沒法靠近，不能驅散防禦的日軍。孫將軍忙著準備另一場攻擊，再加上我們之間的通訊極差，各部隊『混在一起』，我相信他也無法如願重新發動攻擊。」¹²⁴ 這個時間點，

121 *Ibid*, p. 66.

122 *Ibid*, pp. 66-67.

123 *Ibid*, p. 67.

124 *Ibid*.

當在18日午後，孫立人應正跟劉放吾團長討論後續的渡河作戰問題，也就是史林姆所說的準備「另一場攻擊」。

當時英緬第1師已到達仁安羌「南郊」，並於清晨6時半，向日軍作間部隊占領的仁安羌東北角陣地發起攻擊，在砲兵部隊掩護下，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因缺乏子彈，部分部隊開始後退。¹²⁵此一描述，概同於前述日方記載。16時30分，史考特以無線電告知史林姆，謂其部隊因為缺水，及持續的行軍與戰鬥，已經「力不可支」；挨過今（18日）晚沒有問題，但如果隔天（19日）早上仍沒有水的話，部隊會因過於虛弱而無法重新進攻。因此，他要求史林姆准許其部隊毀掉武器與裝備，晚上突圍出來。¹²⁶但，沒有武器裝備，又如何突圍？

史林姆對史考特的連絡，僅能靠著裝甲第7旅指揮所的無線電，通向配屬於英緬第1師戰車營的一個小通信分遣隊進行；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兩人一直以「密碼」(code)通話。由於史林姆與史考特過去在同營、同團服務過，又同駐過印度，雙方成了「密友」；因此兩人使用日本人聽不懂的尼泊爾語，「混雜」一些諸如孩子們的年齡、在印度期間住的小平房數量等私人信息，作討論事情的代碼；他認為這樣做，可以讓日軍看不出名堂。¹²⁷

當史林姆戴著耳機在「車」（一種有蓬蓋的卡車）裡，聽到史考特要毀棄武器裝備

的請求後，呆坐思考了一陣子，話務員則屈膝蹲在一旁焦急地望著。史林姆思考過後，對史考特說：他已下令，讓中國軍隊利用一切可用的火炮與坦克，在第二天（19日）重新發起攻擊，英緬師再同時突圍，這樣就不必犧牲掉寶貴的武器裝備，況且晚上突圍很容易被友軍誤傷。史考特聽了，只好勉強同意堅持到第二天；他還特別叫著史林姆的小名：「比爾！看在上帝的份上，快讓中國軍隊進攻吧！」¹²⁸史林姆的記述，透露他對所處情境的不抱樂觀，及史考特需要中國軍隊救命的急迫盼望，同時旁證了他已向113團團長下過了「重新攻擊」的命令；但攻擊時間是「次日」，而非《緬甸蕩寇志》所說的「立刻」。¹²⁹

又當史林姆懷著相當沮喪的心情走下通信車時，車外站著「小半圈子」的人，包括軍部的一兩名參謀、裝甲旅的一兩名軍官、孫立人和幾名中國連絡官，都在默默地看著史林姆；這個時候，史林姆不知說什麼才好，他「感覺很是無助」。當時天氣轉陰，兩個小時後（應接近午後7時）開始下雨，而且是傾盆大雨，史林姆躲進卡車下避雨。¹³⁰

史林姆在回憶中沒有提到孫立人是否也在英軍指揮部避雨？但113團劉放吾團長早先接獲史林姆「次日重新攻擊」的命令後，必然會向師長報告，並開始按照「指揮程序」，偵察地形、草擬作戰方案、召開作戰會議、完成計畫及下達命令。各連、營級部隊長，受命後亦概依此程序，指揮其部隊，力

125 *Ibid.*

126 *Ibid.*, pp. 67-68.

127 *Ibid.*, pp. 23、66

128 *Ibid.*, p. 68.

129 孫克剛，《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頁5。

130 William Slim, *op. cit.*, pp. 68-69.

求在入夜之前，能見度尚佳的時候，完成攻擊準備的必要事項；包括：任務協調、人員編組、裝備檢整、沙盤推演、精神動員，並爭取時間，充分休息，以利次日之作戰，這些都是屬於「軍隊指揮」的範疇。¹³¹

周密之準備，是攻擊成功的要件，指揮官應親自偵察地形、敵陣，以為策定攻擊計畫與攻擊指導之基礎。¹³²在這段戰場指揮官必須「親自為之」與「全程參與」的「作戰準備過程」，孫立人似因忙於跟史林姆的協調與互動，而完全由劉放吾團長自行去做，孫頂多只能給團長一些原則提示，或透過團長的報告，了解狀況；但那也是「指導」，不是「指揮」。惟在史林姆與史考特以尼泊爾語作代碼通話時，孫並不在話機旁，而是在聽不清談話內容的車外等著；因此，一些有關此時孫立人要史林姆向史考特「傳話」、並帶「保證」救援成功，甚至還與史考特直接對話的記述，都是杜撰。¹³³

根據《抗日戰史》所載：18日12時，113團擊潰賓河北岸日軍，殘敵渡河逃竄，右翼（第2）營「先行渡河跟蹤追擊」；¹³⁴但這麼重要的狀況，卻不見載於日方記錄，及史林姆回憶。事實上，根據劉放吾的回憶：113團19日拂曉渡河攻擊的兵力部署，是以3個營並列，以第2營在右，第3營在左，第1營在中央

為主攻；¹³⁵也就是說，團以賓河北岸為「攻擊發起線」，3個營並列進攻，等於否定了第2營已先行渡河的說法。《抗日戰史》接著又載：

此時，英軍第一軍團史林姆軍團長，又接到被圍之英緬第一師斯考特無線電話…乃再要求我軍繼續攻擊，速解英軍迫切之圍，孫立人師長見賓河左（南）岸一帶地形於敵有利，而我僅有兵力一團，力量實感不足，如在敵瞰制之下，遽行晝間攻擊，不惟難以達成解圍目的，反足召致不意之損害…乃決定於19日拂曉繼續攻擊，然英軍史林姆軍團長，仍堅請立即攻擊，經我孫師長說明利害，並促其速電告被圍之師，務必再堅忍一日…即戰至最後一人，亦必達成救出被圍英軍之目的而後已，史林姆軍團長深受感動…16時30分，在於賓河右岸1,600公尺之公路附近無名村內指揮所，下達作戰命令…此際，我孫師長與英軍史林姆軍團長研究明日拂曉攻擊之部署，孫師長主張以重點指向敵之右側…但史林姆軍團長以被圍之英軍係在仁安羌東被側…堅請主攻改由我右翼施行…18時…乃依據與英方之協

131 張鑄勳，〈仁安羌大捷戰鬥巡禮—國軍第一一三團揚譽國際的作戰〉，收入：張鑄勳主編，《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桃園：國防大學，紀念黃埔建軍90週年論文集，2015年5月），頁321。作者為退役中將，曾任步兵學校校長、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國立政大外交系副教授，為大軍作戰與小部隊戰術專家。

132 陸軍準則編審指導委員會，《陸軍聯合兵種指揮》（龍潭：陸軍總部，1983年5月），篇5，〈作戰·攻擊〉，頁5-14。

133 這些記述，至少包括：史編局的《抗日戰史》（頁68），沈克勤的《孫立人傳》（頁148-49），而其共同源頭，是孫克剛的《緬甸蕩寇志》（頁5-6）。

134 同註109。

135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91。

議，下達明日拂曉攻擊命令。¹³⁶

按照史林姆的回憶：16時30分，孫立人正在史林姆通信車外等著，但怎麼會在同一時間，跑去公路旁的無名小村下達命令呢？其後，史林姆也沒有跟孫立人討論過113團變動攻擊部署的事，孫立人又怎麼會更改計畫，再去無名小村下第二次命令呢？而且前令與後令之間，只隔了90分鐘，不合常理；難道這90分鐘，正是孫立人跟史林姆研究「攻擊重點」調整的時間嗎？那為何孫不在第一次命令前，就與史林姆協調好？而要在下好命令後，再去找史林姆討論？113團在18時第二次受命後，又如何能在入夜前、大雨中，完成應有的「攻擊準備」工作呢？因此兩人之中，必有一人錯誤，但史林姆沒有在這件事說謊的必要；惟以此對照《緬甸蕩寇志》所載，卻高度一致，原來後者又是前者所本。¹³⁷

再論孫立人開設師指揮所的問題。根據《抗日戰史》的記載，孫立人的師指揮所開設在離賓河北岸約1,600公尺公路附近之無名村，爾後隨戰鬥之進展，推進至賓河北（北）岸；¹³⁸其推進時機，當在113團團指揮所推進到賓河南岸之後。惟指揮靠「通信」，攻擊戰鬥中的師、獨立旅級以上部隊通信，通常以有、無線電為主，以傳令、聲號、視號為輔；團、營以下部隊通信，則

以口令、聲號、視號為主，以有、無線電、傳令為輔。按，「中國遠征軍」在入緬作戰時，每個師只有1個通信排（包括有、無線電），電臺的無線電力不過15瓦特，師長的通信網只及於團，不達於營；¹³⁹當時新編第38師之狀況，恐亦如此。

17日午後，孫立人在「未獲上級同意」狀況下，自曼德勒來到巧克柏當，即便不缺運輸車輛（按，除非上級支援，當時一個師通常只有一輛吉普車），但為考慮防衛曼德勒需求，隨行之參謀、通信人員及器材，必極有限。孫一方面要處理曼德勒師部的狀況，一方面又不能脫離司令長官部的掌握，恐不具備在賓河附近開設「戰鬥（機動）指揮所」的太大條件；要之，功能上僅止於對劉團的「連繫」而已。事實上，師直屬部隊及112團，4月20日才趕到仁安羌附近，並未參加戰鬥。¹⁴⁰對於18日孫立人如何在賓河北岸建立指揮所的問題，《抗日戰史》、《抗日禦侮》、《緬甸蕩寇志》、《孫立人傳》均未載；而孫立人既有能力在賓河北岸建立指揮所，那又何必在4月19日清晨要坐著印度人開的水車到第一線（見後文）？難道指揮所內連一輛師長要用的車，都調不出來嗎？

再者，師長的「指揮官通信網」只達團長，團長的「指揮官通信網」，則通所屬各

136 同註109。

137 孫克剛，《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頁5-6。

138 史編局，《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68-69。

139 雲鎮，〈懷念孫將軍〉，收入：《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新北市：孫立人將軍紀念館籌備處，1992年12月），頁135。轉引自：張鑄勳，〈仁安羌大捷戰鬥巡禮—國軍第一—三團揚譽國際的作戰〉，頁324。雲鎮曾隨孫立人撤退至印度，參加了雷姆伽(Ramgarh)的訓練。

140 史編局，《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第4篇第26章第3節，插表第8，〈新編第三十八師仁安羌戰鬥人馬傷亡表〉。又據112團機槍第2連少尉排長王少潔回憶：該團是在4月20日晨，抵達賓河北岸，接替113團防務，亦可旁證112團到達賓河之時間；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撰，《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紀錄(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9年6月30日），頁439。

營及配屬、協同作戰之各部隊；因此，只有一個團作戰時，師長在師指揮所了解戰況，適時對團長下達指示，稱為「指導」。當戰況需要或緊急時，師長有可能來到團指揮所，甚至親臨第一線，鼓舞士氣、提示重點或督戰，但仍屬「指導」性質。團長則以團指揮所的參謀功能和通信設施，從事計畫、管制及協調所屬各部隊的兵力、火力運用，確實掌握部隊，達成任務，是為「指揮」。¹⁴¹

以只有一個團作戰的「仁安羌之戰」來看，劉團長是「指揮」，孫師長是「指導」，其角色區分甚明，不能混淆。而命令的種類很多，即使如《抗日戰史》所載孫立人在18日16時30分和18時，對113團下了兩次命令，但就師長立場言，其性質為「賦予任務」、「明示構想」或「更改決心」，還是「指導」；就113團而言，則都是「受領任務」。團長於受領上級命令後，依據師長的「指導概念」，進行任務分析、兵力區分、火力分配，完成作戰準備，進而發起攻擊，遂行戰鬥。問題是，同樣的「任務」，史林姆已賦予，何須孫立人再重複？況且以當時的狀況，孫只能指揮到團，團以下之營，以及配屬的英軍，還是要團長指揮。

再者，一個團的作戰，除非師長帶來支援兵力與火力，而團長又是新手，否則鮮有由師長指揮者；就劉放吾參加過「淞滬會戰」，孫立人又輕車簡從而來，加上前述通信問題等狀況觀之，「仁安羌之戰」並沒有非師長「親自指揮」不可的理由與條件。再者，由於最了解當時戰場狀況者，是始終站

在第一線的團長，就算師長不來「指導」，團也能照樣作戰，照樣創造應有的戰果；固然師長在攻擊發起前來了，但他並未參與攻擊準備工作，也非全然了解當面狀況，若拉著團長下「指導棋」，反而會讓團長綁手綁腳，影響其「指揮」。因此，筆者認為，團長才是本戰的主角與靈魂人物；若將戰勝功勞全壟在師長身上，則對團長是不公平的。有關4月19日的仁安羌戰鬥，《抗日戰史》的記載是：

十九日四時三十分…第一一三團全部渡河，迄拂曉時，已逼近敵陣地，並開始攻擊前進。我右翼部隊不久即將敵第一線陣地完全占領，漸進入山地，敵旋增援逆襲，於我既得陣地附近，反覆爭奪，戰況至為激烈。時我火力旺盛，敵兵死傷沉藉，我第三營張琦營長倍極英勇，於指揮該營衝鋒之際，壯烈成仁。激戰至十四時，卒將五零一高地占領，旋逐漸進展，遂將油田區之敵完全擊潰，克復所有油田。十五時，救出被圍之英軍，及美傳教士、新聞記者等五百餘人…被圍之英軍全部約七千餘人，傍晚均獲解救，經我左側，向賓河右岸陸續安全退出，該部英軍已潰不成軍…當其渡過北岸見我官兵時，均豎大拇指示意，並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惟該英軍已無再戰能力，乃轉向敏揚集結休整。¹⁴²

這是自日軍發動「南方作戰」以來，唯

141 張鑄勳，〈仁安羌大捷戰鬥巡禮—國軍第一一三團揚譽國際的作戰〉，頁324。

142 史編局，《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70。按，英緬第1師休整之處，在普巴山（Mount Popa，現已闢為旅遊休憩區），位於巧克柏當東北17公里，地屬敏揚（Min Gan）；見：William Slim, *op. cit.*, p. 72。

一能逃過殲滅，而死裡逃生的英國部隊，應該好好感謝國軍113團；惟筆者對所載英軍至賓河北岸，始見國軍的說法存疑，這等於呼應後文史林姆的中國軍隊「未按時」發起攻擊說法，幫著證明英軍不是國軍所救。又根據《緬甸蕩寇志》所載：「十九日，東方魚肚白色還沒有出現，攻擊便開始了…這一場火網中夾雜著白刃肉搏的大戰，從午前四時繼續到午後三時，敵人的三十三師團（筆按，應係一個聯隊）完全被擊潰了…下午五時，我軍克服了仁安羌油田區域…我軍首先將被俘的英軍、美傳教士，和新聞記者五百餘人解救脫險…接著英軍…七千餘人和一千多頭馬匹，都在我軍的安全掩護下，從左翼向拼牆河北岸退出…一路對著我們的官兵，個個都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¹⁴³ 其中許多情節，《抗日戰史》都全文照錄。

113團渡河攻擊的主要目標，是501高地；該高地能瞰制賓河橋及附近渡河點，為作戰地區「攻所必取、守所必固」的「地形要點」，但未見於《緬甸蕩寇志》；另在《孫立人傳》中，作「502高地」。¹⁴⁴ 劉放吾回憶：「4月19日攻下501高地後，等於控制了戰鬥的主動權，也將日軍包圍英軍的態勢打破。」¹⁴⁵ 對於張琦營長的不幸殉國，劉放

吾團長有感傷，也有遺憾；他說：「張琦中彈後，被抬下來還有口氣，他對我說：『團長，我不行了。』戰爭中極力搶救，張琦不久即因傷勢過重陣亡，我派了一艘機帆船，將張的遺體運往後方，因航道受阻，只能水葬。」¹⁴⁶ 4月19日，113團解救英軍狀況，如圖10所示。¹⁴⁷

日方對19日戰鬥的記述是：「…晨，敵再度集中全火力於東北角，發起攻擊，展開一場激戰。另一方面，位於北方之賓河之敵似乎再增強兵力，聯隊長不得已再增援一個中隊至該方面。」¹⁴⁸ 按，此「賓河之敵」，應指國軍113團之投入，但日方顯欲忽略國軍在本戰鬥中的角色，僅以「中國軍之一部（新編第三十八師之一部約一千人）似亦馳援而來」，¹⁴⁹ 輕輕帶過。

據《緬甸攻略作戰》載：19日戰鬥一開始，日軍作間部隊即「南北受敵，陷於苦戰中，且因缺乏彈藥，在三叉路之陣地內，一時難阻敵戰車的侵入。」¹⁵⁰ 說明這時候日軍的處境也很艱困，不但和英軍一樣缺乏彈藥；而且仁安羌附近的「天然反戰車」地形，似乎並不足以完全限制英軍戰車的攻擊行動。同書又載：「在此一微妙之戰況變化下，德重大隊（按，18日夜晚始到達）之側背攻擊，終於變成扭轉戰局之契機，敵之戰

143 孫克剛，《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頁6。

144 沈克勤，《孫立人傳》，頁153。

145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91。

146 同註45，頁25。

147 本圖參考：張鑄勳，〈仁安羌大捷戰鬥巡禮—國軍第一一三團揚譽國際的作戰〉，頁320，圖4。油田區位置，參考：史編局，《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第4篇第26章第3節，插圖第13，仁安羌戰鬥經過要圖。

148 《緬甸攻略作戰》，頁511。

149 同註148，頁513。

150 同註148。



圖10 1942年4月19日國軍113團解救英軍狀況示意

底圖取自google，2016年12月衛照，3D模式，傾斜檢視。

志遽然喪失，中午時分到處看見敵人放棄武器及車輛，向北方退卻，其人數逐漸增多，不久敵潰敗而逃。於是，在十九日日沒時分，賓河以南之戰鬥終於落幕。」¹⁵¹

此一賓河南岸戰鬥之開始與結束時間，中、日兩方記載略同。至於日軍原本「陷於苦戰」，何以德重大隊的一個簡單「側擊」，即可「扭轉戰勢」？而「扭轉戰勢」之後，「敵」（指英軍）之戰志就「遽然喪失」？對此「戲劇性」的轉折，日方顯然過於輕描淡寫。而作間部隊既看見英軍放棄武器及車輛，向北方退卻，但為何不乘勝追

擊？此又與該部隊一路由泰緬邊境打來的積極精神不符。因此筆者認為，真相應是，日軍正被一股巨大力量拉住，故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英軍脫離戰場，而無法阻攔；這股巨大力量，就是來自北面的113團攻擊。日軍的戰史記述，似乎刻意排除中國軍隊的投入，及其所產生的影響。

英軍方面：18日夜晚，史林姆整夜困坐在賓河以北、一個由戰車圍成一圈的營地，不時聽到賓河以南日軍迫擊砲爆炸聲，及看到隨之而來的閃光，史考特的部隊沒有還手，因為他們子彈每槍已不足20發，要留

151 同註148。

著次日突圍使用。日軍還不時派遣步兵，企圖潛入英軍陣地，一些緬甸士兵開始恐慌而放棄陣地，讓留下來的英國和印度軍更加艱難。¹⁵² 但因為18日日沒後，英軍已停止攻擊，日軍作間部隊也正整頓戰線，並命中井部隊後撤，以準備翌日之戰鬥；¹⁵³ 故此時潛入英軍陣地的部隊，恐又是「緬甸獨立志願軍」，雖無具體戰果，但對為英國人作戰的緬甸士兵而言，則可能成為鼓動其脫逃之原因。

根據史林姆的回憶：19日晨7時，英緬第1師「按計畫」發起攻擊，但國軍113團因沒有「時間觀念」，後又藉口「缺水」，在討價還價下，由天亮拖延到12點半，再推遲到14點，最後終於在15點發起進攻。而在英緬第1師方面，由於敵火猛烈，加上高溫酷暑，又沒有水喝，官兵精疲力盡，突圍再次受挫；不但英緬第1旅靠不住，連英印第13旅都開始動搖。這個時候，戰車營突然發現了一條往東通向賓河的崎嶇小徑，部隊就由此「舉步蹣跚地」(lurched)到達賓河，在河的岸邊終於見著了中國軍隊。¹⁵⁴

史林姆特別強調，在午後3點前，他與史考特的連絡就中斷了，因此英緬第1師的「最後奮力一搏」，無法與中國軍隊的進攻相呼應。¹⁵⁵ 言下之意，英軍的突圍是靠自己，而不是靠中國軍隊；惟史林姆沒有說明的是，為何英軍在18日彈藥尚足時無法突圍，現在每槍只剩不到20發子彈時，卻可以？事實上，這不是英軍第一次發現通往賓河的小

徑，英緬第1師在18日的戰鬥中，已經有一條旁路被清理出來，許多裝置幾乎運送到了河岸，但在緊要關頭被日軍攔住；而一支愛爾蘭Inniskillings分遣隊掙扎著到了岸邊，正興高采烈認為將與中國盟軍相擁的時候，卻被埋伏之日軍消滅。¹⁵⁶

也就是，英軍在18日已經打開一條通往賓河岸邊的小徑，但日軍在那裡又攔截、又設伏，英軍無法通過。19日，英軍又沿小徑（也許是另條）來到賓河邊，卻能順利渡河逃向北岸，當是日軍已經撤除攔截與伏擊兵力的關係。但是，日軍為何會在這個時候突然撤攔、撤伏？那不正是113團已攻破日軍賓河防線，使後者必須放棄前述陣地的關係嗎？史林姆所說「在河的岸邊終於見著了中國軍隊」，不就等於被中國軍隊救出來了嗎？史林姆顯然故意掩蓋這個事實。

惟史林姆也沒忘記誇讚中國軍隊，他說：一旦開始進攻，表現極其出色，奪取敦貢村，救出了200多名戰俘和傷員；20日，第38師再次進攻，「使用坦克突穿進入」仁安羌，擊退日軍的反擊力量（見後文），在英國軍官見證下，重創日軍。¹⁵⁷ 史林姆只承認113團救敦貢村的英軍俘虜，及奪回了仁安羌，而在最關鍵的解救英緬第1師部分，卻選擇說謊，後文再論。

20日9時，113團在仁安羌油田區以南約10公里之線，與日軍對峙；10時許，擊退日軍約400人逆襲。入夜後，敵大批增援部隊車運

152 William Slim, *op. cit.* p. 69.

153 《緬甸攻略作戰》，頁510。

154 William Slim, *op. cit.* pp. 70-71.

155 *Ibid.* p. 71.

156 *Ibid.* pp. 67-68.

157 *Ibid.* p. 72.

到達，我112團也至，孫立人師長原擬繼續攻擊，惟於21日零時，接到英方羅伯孫上尉送來史林姆下達的退卻命令；國軍即向巧克柏當方向轉進，「仁安羌之戰」遂告結束。¹⁵⁸

本戰，113團以1121人，擊潰日軍33師團之124聯隊，救出英軍7千餘人及美國傳教士、新聞記者500餘人，並擊斃敵中隊長吉柳仲次以下官兵700餘人，實為我遠征軍入緬作戰史中最輝煌的一頁。113團付出的代價是，官兵傷318人，亡189人，以及張琦營長壯烈犧牲。¹⁵⁹但根據劉放吾的回憶，由於當時上級「空缺虛報」的狀況普遍，因此113團實際參戰的人數，只有800多人。¹⁶⁰

捌、被掩蓋的真相與被遺忘的英雄

4月20日，遠征軍羅卓英司令長官即致電蔣委員長，報告大捷消息，電文為：「孫師原派巧克柏當之一一三團，篠(17)日掃蕩平河（即賓河）以北敵人後，進而救援在仁安羌被圍之英軍。現據孫師長皓（19日）未（13-15時）報稱，劉團經兩晝夜激戰，占領仁安羌，救出英緬第一師7千餘人，情形狼狽不堪、不復成軍…查孫師劉團作戰努力，除獎勵外，謹聞。」¹⁶¹按，當時「師」為「戰略運用單位」，電文習慣前冠師長姓氏，不列番號，如「王師」、「蔣師」、「戴師」

；其下之團級單位因之，亦前冠團長姓氏，通常與師連用。這裡的「孫師劉團」，即代表「孫立人師」的「劉放吾團」。

羅卓英致蔣委員長電文，係根據孫立人師長之戰果報告而來，並以此具報於蔣；因此孫之角色，只是以「劉團」直屬長官身分，轉呈「劉團」事功而已。況且孫似自知，其是在「未經核准」的情形下，離開曼德勒來到賓河前線，是「擅離職守」，所以不能在電文中提及其與劉在賓河的互動，但至少「據實以報」後者指揮戰鬥之功，符合了為人長官「領導道德」的最起碼標準。重慶方面於4月21日10時10分譯出電文，蔣委員長閱後，當天即親擬電稿作回：

林次長轉史參謀長（即史迪威）、羅長官轉孫師長、劉團長：據報，我第113團在葉南陽（仁安羌）激戰以後，救出友軍數千名，並克服葉南陽（仁安羌）重鎮，殊堪嘉慰。聞我有營長一名亦在是役陣亡，又不禁悼惜繫之。望即將陣亡官兵姓名詳報，以憑敘勳…蔣中○手啓…。¹⁶²

蔣委員長來電，除給孫師長外，還指名給了劉團長，並特別嘉勉劉所領導的113團。另，蔣也在21日日記中寫道：「我新三十八師孫立人之劉團，在葉南陽油田中心擊退敵軍，救出英軍七千人之多…此實可慰之事！

158 史編局，《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70-72。

159 同註158，頁73。有關113團之戰損，見前引「新編第三十八師仁安羌戰鬥人馬傷亡表」。

160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40。

161 周琇環等編，《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頁125；原件存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90105-00006-005。

162 同註161，頁126；原件存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90105-00008-281。按，林蔚為軍委會軍令部中將次長，兼駐臘戍參謀團長。另，20日羅卓英電，未提營長陣亡事，蔣所以知悉，是得自臘戍林蔚來電；電文內容，轉引自：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16。

」而當天蔣「預定」工作首項，就是「電獎劉團長」。¹⁶³ 蔣對劉立此功的重視，大抵如此。以上兩封電報、一則日記，應是認定劉放吾指揮仁安羌戰鬥的最原始、最權威史料。

「八年抗戰」期間，中國出了兩位「家喻戶曉」的「團級」人物，一位是蘆溝橋開抗戰第一槍的第29軍37師219團吉星文團長，另一位是死守四行倉庫的第72軍88師262旅524團謝晉元團附，他們都成了全民心目中的英雄。但是，還有一位揚威異域，解救友軍，更可歌可泣的「劉團長」，則鮮為人知，而代之受榮耀者，卻是其長官「孫師長」，不啻歷史的最大諷刺。

當時日軍「聯隊」，約比照國軍「團」；但前者編制人數較多，武器裝備精良，訓練嚴格，若加上空優條件，其戰力約為國軍團之3-5倍以上。劉放吾團能在敵軍如此優勢兵力、火力制壓下，強渡賓河，擊潰一路追擊英軍、所向無敵的日軍第33師團214聯隊，而解救7千餘名英軍脫困，創造了以寡擊眾的輝煌戰果，確實難得；其關鍵，就在「精神力」之為用，讓屢勝而驕的日軍受到奇襲。

像這樣的奇蹟戰例，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但也偶有；例如：公元前207年12月，趙王歇被秦軍40萬圍於趙都鉅鹿（今河北平鄉西南），項羽率楚軍5萬，渡漳水（黃河北支流），以「破斧沉舟」示必死之心，大破

秦軍，解趙都之圍；是為「鉅鹿之戰」。¹⁶⁴ 又如：公元前204年，漢將韓信率1萬2千人，出井陘（今河北井陘東）「背水為陣」，以「置於死地而後生」的決心，擊滅趙軍20萬；是為「井陘之戰」。¹⁶⁵ 再如：公元23年，劉秀率「敢死者三千人」，與昆陽（今河南葉縣）城內8、9千守軍，裏應外合，「擊滅」王莽軍42萬；是為「昆陽之戰」。¹⁶⁶ 其致勝憑藉，都是在「精神力」上，壓過敵人。

西方亦有這樣的例子；例如：1796年11月下旬，拿破崙與奧軍亞爾賓奇(Alvintzy)的優勢兵力，會戰於隆科(Ronco，在北義大利)附近，拿破崙三戰三敗，幾瀕於絕境，但並不氣餒。17日入夜，拿破崙派遣Hercule中尉率領50名騎兵，攜帶軍號，乘夜秘密由南迂迴渡過阿爾豐(Alpone)河，到達亞哥拉(Arcola)鎮東南方，從奧軍側背處，馬隊併列，號聲齊奏，配合馬塞那(Masseno)師由亞哥拉橋西之正面攻擊，及奧傑羅(Augereau)師之南翼側面進攻，疾馳突入奧軍陣線，一舉擊潰奧軍。¹⁶⁷

劉放吾仁安羌之捷，規模與影響雖不及前述諸戰，但其發揮「精神力」極致之神髓，卻能輝映前者，毫不遜色；稱劉為「軍魂」、「戰神」，應不為過。惟項羽、韓信、劉秀、拿破崙，以此成王、成侯、成帝、成皇；而劉放吾不但沒有被列入「一代名將」之林，反而幾遭歷史遺忘，毋寧

163 蔣委員長1942年4月21日記，收入：抗戰歷史研究會編輯，《蔣中正日記—民國三十一年》，頁56。

164〔西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10月），卷7，〈項羽本紀第七〉，頁304-307。

165《史記》，卷92，〈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頁2613-2617。

166〔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6年11月），卷1上，〈光武帝紀第一上〉，頁5-9。劉秀，即東漢光武帝。

167 拿破崙戰史編撰小組，《拿破崙戰史》（臺北：實踐學社，教字第330-002號，1961年8月），〈一七九六年戰役〉，頁41-43。

怪事？若非後來爆發的「冒牌將軍案」（後論），劉恐從此埋名於歷史洪流。筆者認為，肇致這樣的結果，應與這段歷史的真相被掩蓋有關；其始作俑者，一是孫克剛《緬甸蕩寇志》的揚孫隱劉，一是史林姆《反敗為勝》對英軍脫困的說謊。兩者有志一同，各取所需，都成扭曲這段歷史真相的源頭；本節先論孫克剛，下節再談史林姆。

《緬甸蕩寇志》於1946年1月，於廣州初版3萬冊，4個月銷完；8月10日，又在上海再版；¹⁶⁸ 這是紀錄遠征軍戰史的第一部書籍，在那個資訊封閉、民智未開的時代，影響自然很大。作者在〈再版序言〉中說：「這是國人敬愛抗戰英雄和珍視遠征軍光榮史績的結果，堪以告慰於揚威異域勞苦功高將士們。」¹⁶⁹ 其所指受到「國人敬愛」的「抗戰英雄」，當然是其叔孫立人將軍。有關作者對孫將軍在「中國駐印軍」反攻緬北時的立功表現，雖非本文論述範圍，但筆者也跟所有國人一樣，對這位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畢業的「抗戰英雄」，無比崇敬，對其後來被幽禁臺中，也頗感同情。惟一碼歸一碼，歷史真相只有一個，不容混淆，孫克剛在「仁安羌之戰」部分，顯然演義故事，掠劉戰功，轉歸其叔；如果孫立人知情，就是默許其侄「竄改歷史」，吾人不能接受，史家也不會放過。

孫書〈仁安羌大捷〉章，一開始就說道：「新三十八師在劣勢情況下，竟以不滿一千的兵力，擊敗十倍於我的敵人，救出十倍於我的友軍。」¹⁷⁰ 即刻意突顯新38師，故

意不提113團，顯已開始為孫立人全程指揮戰鬥的假象布局；文中一些不實記載，已評述於前，此處不欲再論。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章的5頁文字中，出現「孫立人將軍」或「孫將軍」10次、「副師長齊學啟將軍」1次、「第三營長張琦」1次；也提及了英軍軍長史林姆6次，英緬師長史考特3次，但卻獨獨不見真正指揮戰鬥的劉放吾團長。讓人乍看之下，就覺得整個「仁安羌之戰」，孫立人與史林姆是主角，劉放吾連配角都不是，甚至根本沒有這個人。

前述有關蔣委員長與羅卓英司令長官間的往來電報，稱113團為「孫師劉團」，或為保密，或因習慣，沒有留下團長名字，一般人也許不會知道團長名字，但身為師政治部上校副主任的孫克剛，怎麼會不知道團長叫劉放吾呢？況且，孫書問世時，抗戰已結束，再無保密必要，理應將劉放吾名字說出來，以補電報上沒有劉團長名字之不足，為歷史留下記錄才是。作者在兩次緬戰都跟隨部隊，還以「拿歷史學的眼光看，應該算是原始材料」（見前文）給自己打分數；但在作法上卻背道而行，一味「剔除」劉放吾，刻意「放大」孫立人，完全違反史學「求真」、「存真」、「傳真」的最基本價值觀念，令人遺憾。

又據該書〈重刊前言〉中所說：「將軍幽居臺中期間，困頓斗室，常翻閱是書，聊抒積鬱胸懷；偶有所感，批註於書之眉端，留待史家公論；惟是書經其親加校閱批註之後，益增其史料價值。該書交鄭錦玉先生攜

168 孫克剛，《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再版序言〉，頁Ⅲ。

169 同註168。

170 同註169，頁4。

美珍藏，現經其攜回重刊。」¹⁷¹ 孫克剛書重刊時，其後人並將孫立人批註《緬甸蕩寇志》原書之頁次，影印列於篇後。¹⁷² 根據鄭錦玉所說，孫立人將軍是在1966年，將此批註之書交其攜美珍藏；其後，鄭據此書，編撰了《一代戰神—孫立人》。¹⁷³ 由此看來，孫立人對《緬甸蕩寇志》之內容，可謂知之甚悉，不但同意，還視為珍寶；果真如此，孫對該書虛美自己，捏造事實部分，就該負歷史責任。

2005年，孫立人昔日秘書沈克勤，又以《緬甸蕩寇志》為本，寫了一部《孫立人傳》；在記述「仁安羌之戰」時，更大大「神化」了孫立人，重重「醜化」了劉放吾及他的部隊。「神化」部分：載18日的戰鬥，孫立人在賓河北岸，從營長一直指揮到第一線的「搜索兵」；¹⁷⁴ 完全不見團長、營長與連長。又載：19日的戰鬥，午前四時三十分，「孫師長坐在一位印度人駕駛的水車上，出現在第一線，他手持望遠鏡，不停地瞭望…孫師長親率一一三團官兵，不顧己身生命，在火網中用白刃與敵人搏鬥。」¹⁷⁵ 凡此，都企圖將孫包裝成了一個「能直接掌握第一線搜索兵」、「攻擊發起時親臨第一線」、「臨陣帶頭衝入敵陣拼刺刀」，集所有團、營、連、排、班長角色於一身的「全能英雄」。但0430時，天還未亮，無能見度，不

知孫用望遠鏡能瞭望到什麼？沈顯然說過了頭。

在「醜化」劉放吾及其部隊部分，載：「18日天快亮時…劉團長在電話中向師長報告：『官兵沒有水喝，有人中暑休克。』孫師長…對劉說『你真笨…向前躍進十次，一股衝鋒，即抵拼牆河，有的是水！』…第一線官兵為了要活命，顧不得什麼障礙，各個拼命躍進…跳入拼牆河，飽享一頓清涼的河水…。」¹⁷⁶ 當過兵的人都知道，沒有一發起攻擊就開始躍進的戰鬥，而躍進十次後還有力氣戰鬥嗎？更離譜的是，在沈克勤筆下的劉團長，竟成連官兵飲水問題都解決不了的「笨蛋」；但筆者不認為一位美國軍校出身的師長，會如此沒有軍事常識，會這般責罵團長。而113團官兵的前進，居然是為了「喝水」以「求活命」，更是視國軍為一群連「基本信念」都沒有的烏合之眾，令人錯愕。

沈克勤之目的，或許在強調孫立人的英明偉大，但似不必將劉團長和國軍113團官兵，形容得如此不堪。如果團長真是這麼笨，113團官兵果是一群烏合之眾，吾人也不敢相信，這樣的團長、指揮這樣的官兵，能創造「以一當十」的「仁安羌大捷」。

5月3日，新38師在掩護英軍退入印度途中，孫立人接到亞歷山大轉來英皇頒發的「帝國司令(Commander of British Empire)勳

171 同註169，〈重刊前言〉，頁1。按，鄭景玉，嘉義民雄人，從事水電業，27歲（1964年）時因裝修水電，常進出孫宅，得以認識孫將軍，並結為好友；見：氏著，《一代戰神—孫立人》（臺北：水牛出版社，2004年7月），頁54-55。

172 孫克剛，《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頁149-155。

173 鄭景玉，《一代戰神—孫立人》，頁56-57。

174 沈克勤，《孫立人傳》，頁147-148、151。

175 同註174，頁153。

176 同註174，頁147。事實上，賓河北岸並不缺水，見前文。

章」，和史林姆的感謝函。¹⁷⁷時113團正奉命開赴卡薩(Katha)，掩護第5軍撤退；¹⁷⁸及至該團轉進到印度，已是6月中旬，苦戰數十日，官兵極度疲乏，劉團長也病倒，由擔架抬著。當時環境已變，楊振漢營長挨到擔架邊黯然歎道：「團長您看，師長的勳章已經掛滿胸前了。」於是他申請到重慶的陸軍大學讀書，遠離傷心地。來臺後再度隨孫立人練兵，惟無意與長官爭功，絕口不談仁安羌事，但卻感「心結未解」；1946年晉升少將，1954年1月退役。¹⁷⁹若非1963年發生轟動港臺的「冒牌將軍案」，劉放吾——這位締造「仁安羌大捷」的英雄，恐就此灰飛煙滅。

1963年8月23日，一個「冒充」113團團長的男子林彥章，在香港因「金融詐騙」被捕；次日，香港《華僑》、《大公》、《星島》等3家華文報紙及英文《虎報》，同時以極大篇幅刊出了這件故事，此即所謂的「冒牌將軍案」。¹⁸⁰此案緣起於緬戰後期曾任英緬第36師師長的菲士廷(Francis Festing)將軍，於1949年出任英軍駐香港司令後，有感國軍在仁安羌救援英軍之恩，乃開始尋找這位率領作戰的「劉團長」。¹⁸¹但菲士廷竟將「劉團長」當成了名字，幾經轉傳，變成了「林國章」，就由一個叫「林彥章」的人出來冒

充。其後，林彥章在菲士廷照顧下，名利兼收，惟貪得無厭，到處招搖撞騙，終在菲士廷離職後，案發被捕。¹⁸²其實菲士廷要找「真團長」並不困難，1949年時英國與中華民國尚有邦交，孫立人又是當紅的「臺灣防衛司令」，打個電話或拍個電報問問即可，何必如此大費周章？除非後者不願透露。

然而，「假團長」出現了，「真團長」又何在？在新聞記者追根究柢下，先在臺灣一個名叫「曲尺」的煤礦坑裡，找到了上校退役的楊振漢，再由楊振漢口中，打聽出了在屏東辛苦賣「將軍煤球」的「真團長」劉放吾。¹⁸³1963年10月18日，劉放吾接受《徵信新聞報》專訪，親述賓河之戰，暢談解救英軍始末；¹⁸⁴至此，「劉團長」英勇、但鮮少人知的事蹟，才開始重現於青天白日。

玖、對史林姆的評述

史林姆受命於英軍全面敗退之際，其任務是執行亞歷山大的「棄緬保印」全般構想，故在對緬甸軍的作戰指導上，難有積極作為；但史林姆在一開始的時候，卻有「反擊」日軍「攔截兵力」之企圖，可惜受制於亞歷山大，沒能實施，否則配合國軍的投入，或許會有扭轉戰局機會。

177 同註174，頁155-156。

178 有關113團在卡薩之戰鬥狀況，參：史編局，《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頁89-90、92。

179 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79、98-99。

180 方寧，《孫立人將軍與緬戰》（香港：鏡報文話，1987年），頁85；李偉，〈撲朔迷離的真假將軍〉，《折戟沉沙—英雄無淚》（臺北：紅螞蟻圖書，2010年6月，BOD一版），頁256。

181 菲士廷少將於1944年2月1日，向史林姆報到，擔任其麾下的英緬第36師師長，見：William Slim, op. cit. p. 235.惟經筆者查證，菲士廷未曾參加仁安羌戰鬥，其尋找「劉團長」的動機，應係聽聞其事，受到感動。

182 方寧，《孫立人將軍與緬戰》，頁85；李偉，〈撲朔迷離的真假將軍〉，頁260-261。按，菲士廷於1945-47，及1949年，兩度出任香港英軍司令。

183 李偉，〈撲朔迷離的真假將軍〉，頁262-63；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71。

184 《徵信新聞報》（臺北：1963年10月18日），第3版。按，此報為《中國時報》前身。

根據兵學理論，實施「攔截作戰」時，所使用之「攔截兵力」，應以能與敵「單獨」決戰為度；若兵力不足，則須具備下列兩個條件：(一)在短時間內，能獲得支援；(二)有極有利之地形可資利用；否則反有被敵「擊滅」之虞。¹⁸⁵

以1813年10月30日，「萊比錫戰役」(The Leipzig Campaign)的最後「法蘭克福會戰」為例：奧地利、普魯士聯軍20萬人，追擊正在向法國本土敗退之拿破崙兵團8萬人；前者以由巴伐里亞Urede親王所率領的1個軍（4萬人），對法軍實施「攔截作戰」，結果因兵力不足，「追擊兵團」又未能即時趕到支援，反而在法蘭克福(Frankfort)以東的哈瑙(Hanau)附近，遭拿破崙兵團「擊滅」。11月2日，法軍退至萊茵河左岸，拿破崙於11月9日返回巴黎。¹⁸⁶ 1813年10月「法蘭克福會戰」直前之態勢，如圖11所示。

此一狀況，與1942年4月17日，日軍「追擊」、並「攔截」英軍於賓河時之情形，頗為相似。當時，英軍「退卻兵團」的1個步兵師加1個戰車營兵力，較日軍「迂迴攔截兵團」的1個步兵聯隊（有砲兵，無戰車，但空優）多，其「正面追擊兵團」的2個聯隊，一是沿荒漠而行，一是溯江流而上，與「攔截兵團」距離2日以上行程。如果加上國軍適時投入，南北夾擊，確有乘日軍前後分離、各自為戰之際，擊滅日軍「攔截兵團」的可能；可惜英軍空有「物資力」，缺乏「精神

力」，致「有形戰力」落空，若非國軍救援，早就全軍覆沒。

當英緬第1師一路向仁安羌撤退時，史林姆反對亞歷山大要英印第17師守在東敦枝的決定。史林姆認為，英印第17師可派遣一支「小部隊」到納特曼克（也就是後來112團到達的位置），以「掩護」伊洛瓦底江方面英軍與曼德勒間的「交通」、「連絡」；該師主力（含戰車營1），應由通往馬魏的「主幹道」(main road)回到馬魏（相關位置，見圖6），這樣就可以「直接截斷」(cut right)日軍「補給線」，並從「後面」攻擊日軍的尾巴。尤其當4月12日，英印第17師在克克瓦打贏了一場與日軍原田部隊的「遭遇戰」後，史林姆更相信該師必能到達馬魏，並會有極大扭轉戰局的機會。¹⁸⁷

簡單地說，史林姆的構想是當日軍向北追擊之際，以英印第17師從日軍右邊「戰略翼側」出擊，截斷日軍第33師團的「補給線」，行「反包圍」作戰的概念；有冒險，但更有成功機會，堪稱卓越。惟後來史林姆的構想沒有實現，那是因為亞歷山大總部「執意」(insisted)要英印第17師守在東敦枝的緣故；¹⁸⁸ 不但如此，直到英緬第1師從仁安羌「苟延殘喘」的撤退下來時，英印第17師還在原地未動。¹⁸⁹ 探究英印第17師成為「戰場遊兵」原因，應是亞歷山大在「棄緬保印」的大前提下，只求保存有生戰力，儘速脫離緬甸戰場，那裡會讓這個師再捲入戰局呢？

185 三軍大學戰爭學院野戰戰略教官組編，《大軍指揮要則》（臺北：大直，三軍大學戰爭學院，1973年3月22日），「野戰戰略」第1部講義，頁96。

186 前引《拿破崙戰史》，第5章，〈拿破崙的江河日下時期・1813年歐洲獨立戰役〉，頁254。

187 William Slim, *op. cit.* pp. 60.

188 *Ibid*, pp. 60-61.

189 *Ibid*, p. 72.



圖11 1813年10月30日「法蘭克福會戰」直前態勢示意

資料來源：Count Yorck von Wartenburg, "Atlas to Accompany Napoleon As A General" (West Point: N.Y. August, 1942), p. 112.

談到史林姆謊言：他在回憶到巧克柏當會見孫立人前，先讚揚中國軍人具有勇氣、耐力、樂觀和愛國精神的「基本特質」；但接著提醒自己須牢記以下三點事情，才能與中國軍人相處愉快：一是、他們沒有時間觀念，早上8點要做的事，和下午4點與中午12點做，沒有什麼分別；二是、他們會把任何靠近他們的物資「偷走」，包括庫存、口糧、卡車、火車、甚至司令部的佈告牌，因為他們窮了太久；三是、「面子」最重要，如果對一個中國人提一個議案，這個議案有

助其「名聲」的提高，他肯定會接受。¹⁹⁰

史林姆為什麼要在回憶錄的這個部分，說這樣的話？筆者認為，他顯然是為顧英國人的「面子」，編織中國軍隊只救了200多名「戰俘和傷員」，而不是救了整個英緬第1師的謊言，而預留伏筆。

史林姆回憶：4月19日中國軍隊發起攻擊的時間，由早上天亮，拖延到下午3點，除了中國人「沒有時間觀念」的關係外；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缺水」，他們只有在「供水」之後，才能開戰。¹⁹¹ 史林姆還

190 Ibid, pp. 64-65.

191 Ibid, p. 70.

詳細描述了中國軍人「貪得無饜」的「惡形惡狀」，他說：他知道中國軍隊缺水後，派了一輛由印度人駕駛的水車運水到第一線，結果中國軍人不但清空水箱，還清空油箱，甚至連「散熱器」裡的水都倒出來，在孫將軍接手這件事後，水車才得放回。¹⁹² 史林姆接著回憶：即使是這樣，當他到達靠近前線的一個中國軍隊指揮部時，一位「非常肥大的」的中國軍官，還向他大聲抱怨部隊沒有水喝；史林姆走向這位胖軍官，晃了晃他貼在屁股上、裝得滿滿的水壺，他才中斷抱怨，不但引來旁觀者的爆笑，連胖軍官自己也大笑，然後應允午後3點之前進攻。¹⁹³

史林姆沒有說明這位胖軍官是何許人？但是攻擊發起的時間，師長、團長在下達命令時即已律定，這位胖軍官既非師長、亦非團長，那有權力應允更改攻擊時間？史林姆的話顯然充滿矛盾，只意在泡製中國軍隊「未按時行動」原因時，多安上一個「軍紀蕩然」的理由，讓驕傲的英國人相信，仁安羌英軍是自己突圍出來，與中國軍隊無關而已。況且113團已到了賓河北岸，前晚又下了大雨，根本不會有缺水問題，而在第一線準備發起攻擊之際，部隊都已疏散進入陣地，怎麼可能有人圍觀大笑？凡此，都能證明史林姆在這件事情上，扯了大謊。

至於軍紀問題，孫立人對部隊要求嚴格；根據112團2營6連上尉連長陳玉鼎的回

憶：「新38師紀律嚴明，師長孫立人將軍十分重視軍紀，下命令部隊每到一個地方，下午就要清查乾糧袋看有沒有不該有的東西，嚴禁不法之事。」¹⁹⁴ 甚至連3月27日英緬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在重慶謁見蔣委員長時，都向蔣表示：「華軍在緬紀律甚佳，此後如發現有何越規行為，自當報告；惟本人確信，決不致有所發現也。」¹⁹⁵ 由此看來，史林姆對國軍既偷、又搶、更無時間觀念的描述，完全是沒有根據、信口開河的惡意抹黑；吾人不能接受。

不止如此，甚至連在第一線會見胖軍官之事，恐都出於史林姆憑空杜撰。依照史林姆的說法，113團原定19日天亮時發起攻擊，但後來延到12點，再推遲到15點；因此，史林姆若曾去賓河前線，其時間應在早上至中午之間。惟史林姆回憶錄中又載：「我和亞歷山大將軍、史迪威將軍在4月19日碰頭，商量接下去我們該做些什麼？」¹⁹⁶ 史迪威在日記中亦載：「亞歷山大、史林姆、羅卓英和杜聿明…來訪…他們使午餐推遲到3點15分。」¹⁹⁷ 證明19日1530時之前，史林姆確實曾在瓢背(Pyawbwe)的史迪威指揮部，與亞、史、羅、杜等人開了一次重要會議；而由耽誤了中餐時間看來，會議開始的時間，應在午前。

瓢背至賓河北岸113團攻擊準備位置，為一條崎嶇的山區道路，距離194.6km，在當時走一趟，至少要花6-8個鐘頭時間。如果

192 *Ibid*, p. 71.

193 *Ibid*.

194 史編局編撰，《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紀錄(上)》，頁500。

195 周琇環等編，《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中國遠征軍》，「(蔣中正)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接見亞力山大將軍談話紀錄」，頁101；原件存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2-020300-00019-035。

196 *Ibid*, p. 74.

197 Joseph W. Stilwell's type-written Diaries (Hoover Institution), April 19, 1942.

史林姆天亮以後先處理中國軍隊缺水問題，處理完後，再到賓河前線見胖軍官，那就無法在中午以前趕去瓢背開會；如果先去瓢背開會，則趕回到賓河前線，時天已黑，仗亦打完，113團已在賓河南岸，無處理缺水問題必要。也就是說，史林姆當天根本沒有去過賓河前線。瓢背至賓河北岸113團攻擊準備位置路線距離，如圖12示。

在那個殖民帝國風騷全球的年代，白種列強非常歧視貧弱的黃種中國，英國作為一個老牌帝國主義者，似乎無法接受被中國軍隊救援出來的事實；故而亞歷山大也和史

林姆一樣，在其回憶錄中，刻意貶低中國人的作用，說過「中國人從未贏得過一次對日戰役」的話，將英軍的仁安羌脫險，歸成「幸運」，而非任何人的努力，並出言不遜地形容接受英軍補給的入緬中國軍隊為「寄生蟲」(parasites)。¹⁹⁸ 但一位曾目睹國軍營救英軍的退役上尉傑拉德·費茲派垂克(Gerald Fitzpatrick)卻反駁說：「我親眼目睹的事實並非如此，中國軍隊在仁安羌的作戰，我是重要、且僅存的見證者。」¹⁹⁹ 他在2013年、94歲高齡時出版的《中國人在緬甸拯救英軍》(Chinese Save Brits-in Burma)書中，



圖12 瓢背至賓河北岸113團攻擊準備位置路線距離示意

198 Harold Alexander, *The Alexander Memoirs*, (N.Y.: Hill Books Company Inc.), p. 93.

199 有關費氏對1942年中國軍隊在仁安羌解救英軍的見證，見：Gerald Fitzpatrick, *Chinese Save Brits-in Burma (Battle of Yenangyaung)* (York: York Publishing Services Ltd), pp. 164-66.

就將113團團長劉放吾將軍騎馬英姿照片，放在首頁，以示對劉將軍及其家人的感謝與敬意。

除了費茲派垂克的見證外，還有幾位參加過4月19日渡河攻擊的113團軍官，也回憶了當天發起攻擊的狀況。第2營第6連上尉連長蔣元回憶：「4月19日4點30分，113團開始渡河，拂曉時分已逼近日軍陣地，並開始攻擊前進，占領501高地。」²⁰⁰ 第1營第1連少尉排長唐宇戡回憶：「4月19日拂曉，我們113團分三路進攻仁安羌。」²⁰¹ 防毒排的少尉班長李敦進回憶：「4月19日拂曉，113團發動攻擊，在第一波戰鬥中第3營營長張琦陣亡殉國。」²⁰² 這些人的說法高度一致，就是113團發起攻擊的時間在清晨；容或時代久遠，對時間的記憶模糊，但絕不會模糊到弄不清楚一大早與下午3點。

史林姆全程參與兩次緬戰，並領導英軍獲得最後勝利，其在這場戰爭中的份量，超過魏菲爾與亞歷山大；故當1956年其回憶錄《反敗為勝》在倫敦初版時，就引起廣泛注意與搶購，當年即再刷，並被列入《戰爭叢書》重印；1972年與2000年，既再版、又再刷。²⁰³ 顯然在英國人眼中，史林姆是緬戰頭號英雄人物。

就因為此書所代表的緬戰「權威性」

，所以常被中、外人士參考引用；而醜化中國軍隊在「仁安羌之戰」中的「沒有時間觀念」、「什麼東西都偷、都搶」、「缺乏戰場紀律」等編織故事，以及英軍非中國軍隊所救，是自行脫困等杜撰情節，亦都隨之廣播，無遠弗屆，成了訛傳源頭。例如，《緬甸—最長的戰爭1941-1945》書中，在記述仁安羌戰鬥部分，即以此為本；²⁰⁴ 又如，《孫立人傳》中的113團缺水，及孫立人坐著印度人所開水車到第一線的問題，也莫不祖紹於此。而中國軍隊付出近5百人傷亡的代價，去營救7千多名英軍的恩情，不但被一筆抹煞，還賠上無可彌補的形象損失；吾人能無感傷乎？

拾、結 論

夏威夷時間1941年12月7日，中國中原時間12月8日，日軍對英、美西方國家的珍珠港、菲律賓、香港、馬來西亞等目標，「同步」發起攻擊，「太平洋戰爭」於焉爆發。日本在這些設定目標中，除了對珍珠港以「偷襲」致果，無足論述外，在其餘目標的進攻上，都超乎預期的順利，不但占領，還虜獲了約20萬名的英、美盟國軍隊。²⁰⁵ 但關於「攻略緬甸」之構想，日軍大本營一直到1941年10月仍「甚為模糊」，甚至處於「極

200 史編局編撰，《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紀錄(上)》，頁392-393。

201 同註200，頁426。

202 同註200，頁407。

203 William Slim, *op. cit.* 篇首出版說明；及朱宏源、邱炫煜，〈中日大戰在緬甸（1942-1945）：文獻探討〉，收入：《「中日大戰在緬甸（1942-1945）：史料重建」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7月22），頁4-5。

204 Louis Allen, *BURMA-The Longest War 1941-1945* (London: Phoenix Press, 2000), p. 69.

205 日軍俘虜英、美軍隊數目，見：李德哈特原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冊1，頁390（香港）、390（菲律賓）、356-359（馬來亞及新加坡）。

為漠然」與「作夢都沒想到」之狀況；之後隨著戰況的快速發展，才逐步予以具體化，並採取積極行動。²⁰⁶

從日軍的「曼德勒會戰構想」看來，本來英緬軍一定會和上述地區盟軍一樣，全部成日軍的俘虜；但由於「中國遠征軍」的投入，及新編38師第113團在仁安羌的告捷，不但救出英緬第1師，還暫時遏阻日軍在伊洛瓦底江方面「如入無人之境」的攻勢，才使得這些英軍能夠成功逃到印度，保存「有生戰力」，成為守住印度、及日後反攻緬甸的「種能部隊」。²⁰⁷ 國軍113團在「仁安羌之戰」的卓越表現，也讓日軍「南進作戰」吃了唯一敗仗；苟無仁安羌之勝，二戰印緬局勢又是另一回事，其影響不可謂之不大。

日軍在3月30日攻下同古之後，對國軍第5軍第200師（師長戴安瀾）的奮勇戰鬥「讚佩不已」，稱其為「值得敬佩的敵人」；²⁰⁸ 但日軍戰史對國軍113團的仁安羌表現，卻輕輕掠過，吝嗇讚美，似是基於「面子」，或可理解。惟在英軍戰史中，卻完全不提國軍113團在仁安羌拯救英緬第1師事，則難以想像；²⁰⁹ 尤其現場指揮國軍投入戰鬥的英軍軍長史林姆，還以不實的謊言，醜化國軍形象，掩蓋國軍功勞，吾人不能接受。

更有甚者，連國人對這段歷史的記述，都存有私心，不能客觀中立，秉筆直書，而隨意杜撰，以訛傳訛，致真相不存，異說紛起，實我治抗戰史者之恥也。

但青史不會盡成灰，此段原本已被掩蓋、扭曲與遺忘的「仁安羌之戰」，卻因1963年香港「冒牌將軍案」的發生，又重新喚起後人記憶，大家才開始知道，1942年4月在仁安羌指揮113團解救英軍的人是劉放吾團長，不是其他人。

1992年4月，當「仁安羌之戰」屆滿50週年的時候，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曾至芝加哥劉放吾將軍寓所，向劉將軍及113團拯救英軍的英勇事蹟，親致謝忱。²¹⁰ 7月27日，美國老布希總統也致電劉將軍，誠摯感謝他在仁安羌解救美國傳教士、新聞記者及數千英軍出圍的壯舉。²¹¹ 除此之外，英國國防部長、美國加州州長、洛杉磯縣議會議長，亦紛紛來函致謝。²¹² 這雖是遲來的正義，但總算還了劉將軍、113團全體官兵歷史公道，也讓為這場戰鬥壯烈犧牲的113團英魂，包括張琦營長，享受應有的光榮。

（收件：106年3月3日，接受：106年3月27日）

206 《緬甸攻略作戰》，頁12-13、20。

207 根據史迪威的說法：英方從緬甸撤退至印度之兵力約為3萬6千名，若加上邊防軍及武裝警察等，則約7萬人。見：1942年6月4日1230時，蔣介石委員長暨夫人與史迪威共進午餐談話記錄；收入：周琇環等編，《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頁159；原件國史館典藏號：002-020300-00020-065。

208 《緬甸攻略作戰》，頁440。

209 例如：李德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可謂英國二戰最權威之作，但全然不見對仁安羌國軍解救英軍的相關記述，甚至連中國的抗日戰爭，都不算入二戰。即使是2014年才出版的芮納·米德《被遺忘的盟友》，也「遺忘」了國軍創造的這段歷史。

210 會面照片，見：劉偉民，《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頁1-4。

211 電文影本，同註210，頁9。

212 電文影本，同註210，頁10-12。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三軍大學戰爭學院野戰戰略教官組編，1973。
。《大軍指揮要則》，臺北：大直，三軍大學戰爭學院，「野戰戰略」第1部講義。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1987。《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中野校友會編，1978。《陸軍中野學校》，東京：原書房。
- 方寧，1987。《孫立人將軍與緬戰》，香港：鏡報文話。
-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1989。
曾清貴譯，《開戰與前期陸戰指導》，臺北：國防部史編局。
-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1997。
曾清貴譯，《緬甸攻略作戰》，臺北：國防部史編局。
-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1998，
曾清貴譯，《西唐作戰與明號作戰》，臺北：國防部軍務局。
- 〔西漢〕司馬遷，1997。《史記》，臺北：鼎文書局。
- 李德哈特原著，鈕先鍾譯，1992。《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冊1，臺北：軍事譯粹社。
- 沈克勤，2005。《孫立人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增訂1版。
- 李偉，2010。〈撲朔迷離的真假將軍〉，《折戟沉沙—英雄無淚》，臺北：紅螞蟻圖書，BOD一版。
- 邱中岳，1990。《遠征》，臺北：邦信文化。
- 抗戰歷史研究會編輯，2015。《蔣中正日記—民國三十一年》，未出版。
- 周琇環等編，2015。《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臺北：國史館。
- 孫克剛，1993。《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3版。
- 拿破崙戰史編撰小組，1961。《拿破崙戰史》，臺北：實踐學社，教字第330-002號。
- 高興恩等編，2002。《國民革命軍第五軍軍史》，臺北：史編處。
- 〔南朝·宋〕范曄，1996。《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1982。《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臺北：史編局，再版。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1999。《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紀錄(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陸軍準則編審指導委員會，1983。《陸軍聯合兵種指揮》(龍潭：陸軍總部)。
- 郭汝瑰、黃玉章主編，2001。《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下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瑞納·米德(Rana Mitter)·林添貴譯，2014。
。《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臺北：天下文化。
- 蔣緯國總編著，1978。《抗日禦侮·滇緬路作戰》，臺北：黎明文化。
- 緬甸國軍軍事顧問部，1944。《南機關外史》，仰光：手寫本。

- 劉偉民，2007。《劉放吾將軍與緬甸仁安羌大捷》，香港：今日出版社。
- 盧潔峰，2015。《仁安羌解圍戰考》，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期刊論文

- 朱宏源等，2015。〈緬甸建國者與臺灣（上：二戰初期1939-1942）〉，收入：國防大學，《「戰爭與和平—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防大學。
- 朱宏源、邱炫煜，2015。〈中日大戰在緬甸（1942至1945）：文獻探討〉，收入：《「中日大戰在緬甸（1942至1945）：史料重建」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 張鑄勳，2015。〈仁安羌大捷戰鬥巡禮—國軍第一一三團揚譽國際的作戰〉，收入：張鑄勳主編，《抗日戰爭是怎麼打贏的》，桃園：國防大學，紀念黃埔建軍90週年論文集。
- 雲鎮，1992。〈懷念孫將軍〉，收入：《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新北市：孫立人將軍紀念館籌備處。

報紙

- 《徵信新聞報》，臺北：1963年10月18日。

外文部分

- Alexander Harold, 1962, *The Alexander Memoirs*, N.Y.: Hill Books Company Inc.
- Allen Louis, 2000. *BURMA-The Longest War 1941-1945*, London: Phoenix Press.
- Fitzpatrick Gerald, 2013. *Chinese Save Brits-in Burma (Battle of Yenangyaung)*, York: York

Publishing Services Ltd.

- Prasad Bisheshhar, 1954. “*Indian Armed Forces in World War II-The Retreat From Burma, 1941-1942*”, Stee Sarasmaty Press LTD, Calcutta.
- Stilwell's Joseph W. type-written Diaries, Hoover Institution, April 19, 1942.
- Slim William, 2000. *Defeat Into Victory-Battling Japan in Burma and India*, N.Y.: Cooper Square Press.
- Taylor Jay, 2009.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 Ven Hans J. van de, 2003.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 Wartenburg Count Yorck von, 1942. *Atlas to Accompany Napoleon As A General*, West Point: N.Y. August.

附 錄

緬甸地名對照表（按第一次出現順序排列）

錫當河（西唐河），Sittang R.	同古（東吁，東瓜），Taungoo
摩爾門（毛淡棉），Moulmein	仰光，Yagon
曼德勒（瓦城），Mandalay	考克萊克（高加力），Kawkareik
薩爾溫江，Salween R.	馬達班，Martaba
馬魏（馬圭，馬格威，勿外），Magway	臘戍，Lashio
景東（景棟），Kyaing Tong	密特拉（密鐵拉），Meiktila
密支那，Myitkyina	彬馬那，Pyinmana
彪關（庇尤），Phyu	耶達社（耶達謝、葉達西），Yedashe
淡溫夷（東敦枝），Taungdwingyi	卑謬（勃郎，普羅美），Prome或Pyay
勃固（庇古），Pegu或Bago	沙耶瓦島（沙接瓦），Tharrawaddy
奧克坡（奧波），Okpho	那塔林（納德林），Nattalin
老廓（朗科），Langkho	羊米典（央米丁），Yamethin
仁安羌（葉南陽），Yenangyung	顯雞打（興實達），Hinthada
禮勃坦，Letpadan	賽工（只光），Zigon
阿洽布，Akyab；今名實兌，Sittwe	吉達港（孟加拉吉大港），Chittagong
瑞同，Shwedaung	帕底工（勃迪貢），Padigon
敏翁（緬昂），Myanaung	塔羅克摩，Tayothmaw
榜地，Paungde	德貢，Thegon
新地，Sinde	八莫，Bhamo
亞藍謬（阿藍廟），Allanmyo	雷提特，Lettet
伊卡特，Egayit	克克瓦，Kokkogwa
沙特丹，Thadodan	敏剛衛，Migyaungye
新榜衛，Sinbaugwe	因河，Yin Stream或Yan Pel Creek
克敏村，Kyemyin	歸約，Gwa Cho
敦貢（推崗），Twingon	巧克柏當（喬克巴唐、皎勃東），Kyaupadaung
緬布（敏巫），Minbu	納特卯克（納茂），Natmauk
瓢背，Pyawbwe	雷姆伽（在印度），Ramgarh